

《三言》中婦女的情欲世界 及其意蘊

康韻梅

白話小說起於民間，其本質是生活的，寫實性極強，而其所採取的形式寫實主義的敘述方式^①，對現實世界的模擬，較文言小說要深刻得多，因之芸芸衆生的習性，於其中流露無遺，而其中引人矚目的情愛故事，陳述的是生活中的愛情，多為「現實世界中人性的欲望」的展現^②，是故在白話小說中，男女間的情愛總落於世俗層次，表現的情感直接而熾烈，情欲亦不再輾轉投射，雖然這樣的一種展現方式不能突顯情愛的精神特性^③，然而卻「使文學更徹底的進入人性的真實」^④。

白話小說故事中的男女沈湎於俗世的情愛，將存在自身的欲念，赤裸而原

① 韓南（Patrick Hanan）認為白話小說的運用了小說史家華特所謂的「形式寫實主義」的敘述程序，即包括運用非傳統佈局、特定的人物及時空、明確的歷史背景，以及描寫、指物性的文字所形成的一套敘述程序。詳見韓南著、張保民、吳兆芳合譯〈早期的中國短篇小說〉，收入王秋桂編《韓南中國古典小說論集》（台北、聯經、1979.9 初版），頁一一。

② 見樂師衛軍著〈浪漫之愛與古典之情〉，收入於氏著《古典小說中散論》（台北、純文學、1984.12、初版），頁二二三。

③ 樂師衛軍認為「在濃厚的寫實性小說中，無論古典或浪漫的愛情，都必須改頭換面，接受現實心理給它再塑造。」見氏著〈浪漫之愛與古典之情〉，《古典小說散論》，頁二二五。

④ 同註③。

本的呈現，尤其是對於女性情欲的追求，有深刻的描摹，且在情愛故事中多以女子為敘述重心，在現今女性情欲論述大張旗幟之際，白話小說中所陳述的在一特定時期女性情欲面貌，則提供了一個對於傳統中國女性意識思索的空間。《三言》是我國短篇白話小說的奇葩，宋、元、明以來的一些膾炙人口的重要作品都網羅其中，《三言》故事亦藉由了社會上各個階層、身份的成年婦女，來展現有關婦女情欲伸張的內容，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認知，在一維持社會秩序外在禮法的框架下，當時各種身份的婦女，受到與其身份相符的社會角色制約下，如何來面臨自我的情欲處境。故本文將從社會角色扮演來檢視《三言》中有關情愛的故事，經由個人的情欲與社會角色扮演的對照，以突顯當時婦女對情愛，甚而是欲望的追求，進而嘗試闡述其中蘊含、傳遞的觀點。

一、《三言》中婦女的情欲世界

根據《三言》的故事內容，可知《三言》涉及不同社會身份婦女的各層面情欲問題，未婚女性在適婚期遇到心儀的對象自然情欲的生發；已婚婦人面對有名無實的婚姻，空閨獨守的情境時情欲的渴求，和寡婦在守節和個人情欲間的掙扎；以及陷於欲海的婦人，無盡的私欲追求，除了一般婦女外，《三言》並描寫了妓女理想情愛的追尋，和尼姑駭人的縱欲行爲。其所展現的女性情欲面向遠較稍早成書的《金瓶梅》來得深廣^⑤，特別是在情愛事件過程的心理描摹上，極為細膩生動，亦從中突顯了各階層婦女的情色意識。

（一）未婚少女的慕色生情

在傳統的觀念中，家庭是女性安身立命的所在，自出生後的養成教育，都

^⑤ 《金瓶梅》殆於萬曆初成書，《三言》則於天啓、崇禎年間問世，二者皆為晚明文學展現男女情欲的重要作品。

是教養女性具備三從、四德，以符合體制的規範，建構社會的秩序，女性的存在是被塑造的，而非具有主體性，她的生命價值完全依附在以家庭為主體的倫理結構中，然而弔詭的是她無從去選擇牢限她一生的「歸宿」，而必須依照禮法的規定，經由父母的許可，媒人的謀合，由一個不能選擇的「家」到另一個不能選擇的「家」，然而作為一個血肉之軀，自主的情欲，必然蠢蠢欲動，伺機而發。《三言》中便有許多懷春的少女，遇見了喜愛的對象，以致身心傾之的故事。

情竇初開的少女巧遇心儀的男性，產生了愛慕的情愫，基本上是「一見鍾情」的模式，但這類的故事中女子的心態多具有現實性的色彩，在毫無與異姓交遊的空間下，當她們於意外的機會，見到喜歡的男子，常當下判定對方值得作為婚姻的對象，便積極主動爭取成就姻緣的機會，此一舉措不符社會中對於女子言行的規範，以及婚姻必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限定^⑥，面對與禮法的衝突，這些女子充分展現了她們的智巧和勇氣。

《三言》中的少女遇到了喜歡的對象，常勇敢而機智的致力結識對方。於故事中便出現一共振的傳情過程^⑦。作為傳情過程中的感應者，這些女子做了積極回應，更多時候她們是主動發出訊號者。

〈王嬌鸞百年長恨〉（《警世通言34》）中的女主角王嬌鸞是一幼通書

⑥ 《孟子》〈滕文公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逾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見蔣伯潛廣解、宋朱熹集註《四書讀本——孟子》（台北、啓明），頁一四一；《禮記》〈坊記〉：「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麻如之何？橫從其母。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見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2 第一版），頁一二九四。這是傳統社會約定男女婚姻的禮法觀點。

⑦ 海倫·費雪（Helen E. Fisher）由社會生物學的觀點指出人類社會普遍存在著原不認識的男女一旦彼此心儀，就會產生互動的神情、動作與姿勢的情況，此一互相模擬的現象，為一共振（interactional synchrony）的鏡影關係。見氏著、刁筱華譯《愛慾——婚姻、外遇與離婚的自然史》（台北、時報文化、1994），頁一六至一八。

史，舉筆成文的才女，因父母慎於擇配，所以及笄未嫁，以致每每臨風感歎，對月淒涼。一日清明節，在後院打鞦韆，見牆缺處有一美男子舒頭觀看，連聲喝采，於是急忙回房，男子見園中無人，便踰牆而入，竟拾得嬌鸞的繡香羅帕，假此之便托侍兒帶詩給小姐，並要求小姐須有所回音，方奉還羅帕。雖然王嬌鸞匆匆回房，但她的反應是「自見了那美少年，雖則一時慚愧，卻也挑動個『情』字。口中不語，心下躊躇道：『好個俊俏郎君，若嫁得此人，也不枉聰明一世。』」^⑧既見挑情的詩句，便取薛濤詩回贈，自此而後，兩人一唱一和，漸漸情熟。

在〈張舜美燈宵得麗女〉（《古今小說23》）的故事中，在上元佳節張舜美遇麗人劉素香，便使出萍水相逢的探討之法^⑨，劉素香經張舜美撩弄，也動了情，竟於次日於廣福廟拈香再遇舜美時，遺下一同心方勝兒，舜美會意拾起，是一幅花箋紙，上有表白情意的〈如夢令〉一詞，詞後又告知己家住處，並透露了明天父母赴舅家燈會，十七日方歸，只有自己和侍妾在家的消息，進而邀請舜美了來家，且流露了殷切盼望之情。

〈陸五漢硬留合色鞋〉（《醒世恒言16》）故事女主人翁潘壽兒於自家臨街樓潑水，竟被了紈袴子弟張蓋瞧見，張蓋假意咳嗽，引起了壽兒的注意，她見到張蓋這風流美少年，也不禁凝眸流盼。二人自此而後，以咳嗽為號，上下遙望，以目傳情，一夜，張蓋以一紅綾汗巾結個同心方勝擲給壽兒，壽兒亦回贈以合色鞋，而潘壽兒自從見了張蓋之後亦精神恍惚，飲食懶沾，心中想的是

⑧ 見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台北、里仁、1991.5、排印本），頁五一九。

⑨ 文中敘述者現身說法，說出調光經：「雅容賣俏，鮮服誇豪。遠觀近觀，只在雙眸傳遞；捱肩擦背，全憑健足跟隨。我既有意，自當送情；他肯留心，必然答笑。點頭須會，咳嗽便知。緊處不可放遲，閒中偏宜著鬧。訕語時，口要緊；刮涎處，臉須皮。冷面撇清，還察其中真假；回頭攬事，定知就裡應承。說不盡百計討探，湊成來十分機巧。假饒心似鐵，弄得意如糖」，極言搭訕之妙。見馮夢龍編、許政揚校注《古今小說》（台北、里仁、1991.5、排印本），頁三五八。

「我若嫁得這個人兒，也不枉爲人一世！但不知住在那裡？姓甚名誰？」^⑩。

王嬌鸞輾轉以詩回應了周廷章，並視其爲理想的婚姻對象；而劉素香一經張舜美的撩弄，竟率直地表白了情意，潘壽兒雖不識張蓋，亦以目傳情回應了樓下深情企盼的風流美少年，更回贈了定情信物，她們都可以算是積極的回應者，而《三言》中許多故事女性見了喜歡的異性，便展開主動的追求。

在〈吳衙內鄰舟赴約〉（《醒世恒言28》）中，雖是吳彥先睹賀秀娥的風采，驚爲天人，欲一親芳澤，但苦無相處管道，若非有賀秀娥見了他後的心動和行動，吳彥必無法如願。文中賀秀娥初見吳彥，心中想的是「這衙內果然風流俊雅。我若嫁得這等樣丈夫，便心滿意足了。……今番錯過此人，後來總配個豪家宦室，恐未必有此才貌皆全。」^⑪因而坐立難安，不飲不食，夜來輾轉反側，竟然春夢一場，清晨驚醒，打開艙門，卻見亦因夜晚魂顛夢遇，清晨起身便隔窗觀看的吳彥，二人相視而笑，這時秀娥期他相會，又恐被人聽見，遂題詩相贈，以示情意，並以當夜爲期相約。

賀秀娥見了吳彥，動念甚深，竟主動邀約了吳彥。〈閒雲菴阮三償冤債〉（《古今小說4》）中的陳玉蘭亦是一具有情膽的女性。

才貌雙全的殿前太尉之女陳玉蘭，因父親要選良姻以致蹉跎青春。在一上元燈夜，陳小姐聽得對鄰子弟阮三與幾個弟兄笙蕭彈唱，於月明靜夜，樂聲縹緲，響徹雲際，竟情不能已。便吩咐一貼心丫鬢碧雲去探聽是何人在吹唱，知道是對鄰曾點報朝中駙馬的阮三後，半晌之間，口中不道，心下卻思量其才貌必然出衆。又聽了一更後回房，卻是「一夜不曾合眼，心心念念，只想著阮三：『我若嫁得恁般風流子弟，也不枉一生夫婦。怎生得會他一面也好？』」^⑫。一夜，當阮三獨坐吹蕭之際，陳玉蘭一時間春心搖動，竟將手指上的金鑲寶石戒指，吩咐碧雲將之

^⑩ 見馮夢龍編、顧學頡校注《醒世恒言》（台北、里仁、1991.5、排印本），頁三一四。

^⑪ 見馮夢龍編、顧學頡校注《醒世恒言》，頁五八一至五八二。

^⑫ 見馮夢龍編、許政揚校注《古今小說》，頁八二。

寄與阮三，帶他前來一見，二人相視皆露真情，正欲交言，卻逢太尉回府，匆匆相散。

青春蹉跎的陳玉蘭聽到了阮三動人的蕭聲，引發了春心，竟主動吩咐丫頭帶入阮三一見。然而在《三言》的故事中最能表現女性積極把握機會，以結識對方，流露情意的是〈鬧樊樓多情周勝仙〉（《醒世恒言14》）中的周勝仙。

周勝仙於金明池茶坊遇范二郎，二人「四目相視，俱各有情」^⑬，周勝仙心裡暗地喜歡，即刻思量的是「若是我嫁得一個似這般子弟，可知好哩。今日當面挫過，再那裡去討？」^⑭接著煩惱如何和他搭訕，以得知他是否婚娶，突然聽得外面木桶響，心生一計，假借買糖水，並以糖水中有草為由，暗遞出自己的住處、名氏、年齡、未婚事實，甚而透露目前父親不在家的消息，機伶的范二郎知道勝仙的語中玄機，亦如法炮製，無辜的賣糖水的，不知自己被二度誣陷糖水中有草，實是這兩名男女暗通款曲的媒介，而周勝仙臨走時對賣水的說「你敢隨我去？」^⑮范二郎思量知此言分明是要自己隨行，范二郎跟勝仙至住處，范在門外盤桓許久才回家。

一來一往中，男女的情愛共振流露無遺，雖然二人相遇，皆甚有情，但主動去結識的是勝仙，以「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禮記·曲禮》）^⑯的觀點來看，她似乎是在為自己作媒，而她的自媒行動，充分顯現她的機智。

前述的故事都是男女偶然相遇動情，女性積極的反應和主動的舉措，然而更有情懷甚深，以致早就立志托附，藉機表露心意的奇女子。

〈宿香亭張浩遇鶯鶯〉（《警世通言29》）此故事與唐傳奇的〈鶯鶯傳〉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女主角李鶯鶯在情愛、婚姻的追求上遠比崔鶯鶯積極主

^⑬ 見馮夢龍編、顧學頡校注《醒世恒言》，頁二六四。

^⑭ 同註^⑬。

^⑮ 見馮夢龍編、顧學頡校注《醒世恒言》，頁二六五。

^⑯ 見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頁四五。

動，她與青衣潛啓隙戶來到鄰舍張浩家，名為觀賞牡丹，實則是有衷情欲吐，向兒時玩伴表明自幼仰慕今願託付終身之意，「妾自幼年慕君清德，緣家有嚴親，禮法所拘，無因與君聚會。今君猶未娶，妾亦垂髻，若不以醜陋見疏，為通媒妁，使妾異日奉箕帚之末，立祭祀之列，奉侍翁姑，和睦親族，成兩姓之好，無七出之玷，此妾之素心，不知君心還肯從否？」^⑰由這番言語便可知李鶯鶯為此謀劃已久，她伺家人外出之機，冒禮法的大諱，將自己久藏的心願說出，並願男方托於良媒，欲將後花園的私情，訴諸社會的正軌，真可謂有情有義，而當張浩樂與麗人偕老，又疑於緣份時，鶯鶯卻答以「兩心既堅，緣份自定。」^⑱她深知唯有兩人堅貞的心志，方能成就姻緣，由此可知她對情感的本質有深切的了解，在私定之際，她還不忘取一物為證，倉促間張浩以紫羅繡袋相贈，鶯鶯並要求張公子題詩於己之擁項香羅上，以便日後取信。

鶯鶯的篤定與冷靜，在眾女性中的確獨樹一幟，無獨有偶地，此追求理想婚姻的表現，亦見於〈崔待招生死冤家〉（《警世通言8》）中的璩秀秀，咸安郡王府的養娘璩秀秀，趁王府火災之際，拿走郡王府一帕子金珠富貴，撞見了郡王曾應允待其滿日後，許配的王府碾玉待詔崔寧，二人逃至崔寧住處，喫酒壓驚之後，秀秀借著酒意提起郡王曾將自己許配給崔寧，而眾人喝采「好對夫妻」^⑲之事，原亦有癡心的崔寧只連連應諾，秀秀竟要求崔寧今夜便做夫妻，崔寧不敢，秀秀便以二人同處一室，脅迫崔寧，崔寧只有答應，為長久計，二人同往潭州。

這些未婚的女子對於情愛對象的追尋都是積極而主動的，當她們見到了喜愛的異姓，不但一無保留地表露了情意，更由衷的想去完成情愛，與對方結合，此一意念，實是深陷戀情之人的正常反應，故違隔者往往相思致疾，有緣

^⑰ 見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頁四五—。

^⑱ 同註^⑰。

^⑲ 見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頁九四。

再聚者則互許終身。《三言》中情竇初開的女性往往順應著自然生命的趨向，遇見了心怡的對象，目許而身服，不只是情悅，而是傾身向之，在追求情愛的過程中她們剛決果斷無視於禮法的羈絆，不需父母、媒妁，未經社會認可的體制，她們委身給所愛的人，將自身的情欲置於禮法之前，打破了「女非媒不嫁」（〈宿香亭張浩遇鶯鶯〉）^②的社會禁錮，然而這一背叛體制的情愛追尋，結果未必是圓滿的，畢竟無視於體制並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婚姻既以社會許可為特徵^③，出自自然現象私下自主的愛情則必須得到社會的認可，在故事中，女主角紛紛向父母表明心志，以既成的事實取得父母的諒解，父母是否應允則具有關鍵力量；而所委身的人是否能夠托付終生？這就不是自身能主宰的，然而還有更大的宰制力量——命運，操控著多情女子，於是這些鍾情的女子各有了不同的遭遇。

在《三言》中，有些女子所追求的情愛，得到圓滿的結果，然而這個結果歷經了一番艱辛過程，努力所得，方能有情人終出眷屬。

〈吳衙內鄰舟赴約〉中的吳彥因幽會之夜，風浪平靜，各船解纜開航，以致滯留在賀司戶的船上，終於事跡敗漏，秀娥面臨窘境，只有和盤說出，並極力爭取父母的諒解，「不孝女一時情癡，喪名失節，玷辱父母，罪實難追。但兩地相隔數千里，一旦因阻風而會，此乃宿世姻緣，天遣成配，非繇人力。兒與吳衙內誓同生死，各不更改。望母親好言勸爹曲允，尚可挽回前失。倘爹有別念，兒即自盡，決不偷生苟活。」^④而正當秀娥以宿緣、誓言、自盡說服母親，淚如雨下地為自己的戀情維護爭取時，吳彥卻在床下睡得鼾聲如雷。賀司戶得知此事後，雖十分憤怒，但思量吳衙內才貌雙全，原是一門當戶對的女婿

^② 見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頁四五四。

^③ 陳顧遠引述社會學家味斯忒馬克(E Westermarck)所言「婚姻乃經過某種儀式之男女結合，為社會所許可者，此種制度必以社會之許可為其特徵，到處皆然」作為婚姻的社會現象，詳見氏著《中國婚姻史》（台灣商務、1992.9臺一版），頁一，頁三三。

^④ 見馮夢龍編、顧學頡校注《醒世恒言》，頁五九二。

人選，如今不循正禮，故以功名爲條件，允諾了婚事，而後吳衙內果中進士，致仕後，便擇吉迎取賀小姐過門完婚。

在〈張舜美燈宵得麗女〉中，張舜美得到劉素香的熱情邀約，次夜如期赴約，二人當夜便做了「一班半點事兒」^②，想到明日不復相聚，素香竟主張私奔他所，免抱兩地相私之苦，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情愛，不料兩人相約前往鎮江依親的途中被人群衝散，素香自念張舜美必先往鎮江，又恐家人追趕，遂暗暗脫下一隻繡花鞋，以絕父母之念，賃船逕往鎮江，訪舜美親戚不得，又無居所，正在江亭自傷之際，爲一尼師接至大慈菴。張舜美則於是夜遍尋素香不得，見劉素香繡花鞋，衆人傳聞劉家女兒被人誘拐，投水而死，舜美經一晝夜的辛苦，又傷痛素香死於非命，竟一病不起，後延醫調治，方日漸平復，他不肯回鄉，於邱舍中溫習經史，光陰荏苒，又逢上元燈夕，舜美追思去年之事，仍往十官巷中，可憐物是人非，舜美悵然絕望，立誓終身不娶，以答素香之情，在杭州三年，又逢大比，舜美得中首選解元，上京會試，至鎮江江口，忽遇狂風，移舟傍岸，等待風息，舜美因心煩，沿江散步，竟行至大慈菴，而被前夜夢白衣大士諭示其夫明日將來的劉素香看見，經由尼師詢問，確定無誤，以致缺月重圓，斷絃再續。素香的任性犧牲，終於得到舜美的堅貞深情以報，若非兩造的矢志不移，也不能有此圓滿的結果。

在〈宿香亭張浩遇鶯鶯〉中，李鶯鶯私闖張浩花園，傾訴情志後，二人幽懷相思，無由可訴，鶯鶯因而相思致疾，故托老尼惠寂致意於張公子，並說明鶯鶯父母因其年幼，暫不允鶯鶯婚事。而後二人密意幽懷，皆托老尼私傳。年餘，鶯鶯又趁舉家外出之際，約張浩相會，是夜二人比目同波，鶯鶯臨去又求張浩贈詩，不久後，惠寂來告，鶯鶯父守官河朔，挈家登程，願君莫忘舊好，俟來日再論秦晉之禮。張浩抱恨懷愁，俄經二載。後張之叔父爲張浩與孫氏議婚，浩素畏叔父，不敢抗拒，又不敢明言李氏之事，此時鶯鶯父任滿方歸，浩

② 見馮夢龍編、許政揚校注《古今小說》，頁三六〇。

乃遣惠寂告訴李鶯鶯，鶯鶯首先向父母認錯，告知此身已私許張浩，並表明心志，「女行已失，不可復嫁他人，此願若違，含笑自絕。」^{②④}藉此得到父母的認可，鶯鶯便展開了她的爭取行動，訴於官府。其狀書中以「所歸得人」、「免委身於庸俗」^{②⑤}來為自己無媒而嫁、私許偕老之行辯護，並出示香羅並花箋上二詩作為二人已具婚約的憑據，而張浩亦言明倉促間為叔父所逼，婚取孫氏實非本心。最後判府在「人情既出至誠」^{②⑥}的衡量下，順此人情，判二人合婚。而二人終能偕老百年，實因堅定的愛，印證了鶯鶯所說的「兩心既堅，緣分自定」，尤其是鶯鶯，她不但感情豐富、執著所愛，更具有膽識和勇氣，來維護自己的愛情，在花前相逢、月下相約之際，她仍理性地向張浩取詩為信，而當一己癡心以待，卻聞對方被迫他娶時，又不惜布露自己的私情，上呈官府，成就了二人的姻緣，她不僅深情而且勇敢，她主動地決定自己的終身，並極力地維護它，此鶯鶯絕非彼鶯鶯可比，是故篇尾有詩為評：「當年崔氏賴張生，今日張生仗李鶯；同是風流千古話，西廂不及宿香亭。」^{②⑦}這最終美滿的姻緣，畢竟是鶯鶯主導而成就的。鶯鶯最為特別的地方是她為自己的行為提出辯護，當那些女子訴諸情感去請求成全時，她卻以理抗爭，站在女性的本位，援引前人私奔的美談支持自己不合社會禮法的私約行為，並陳述自己追求理想婚姻的意願。

在既有的社會體制下，以愛情為基礎的自主婚姻是不可能，但在兩情相悅下，造成婚姻之實，卻利用了名節觀念，以不事二夫，取得社會的認可，終得到禮順人情的結果。〈喬太守亂點鴛鴦譜〉（《醒世恒言8》）中喬太守能正視男女自然生發的情愛，以「相悅為婚，禮以義起」^{②⑧}的原則，配了三對姻

②④ 見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頁四五六。

②⑤ 同註②④。

②⑥ 見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頁四五七。

②⑦ 同註②⑥。

②⑧ 見馮夢龍編、顧學頡校注《醒世恒言》，頁一七五。

緣，表達了同樣的理念，不但合理了男女超越禮法的行徑，亦使女性能對自己的婚姻自主，男女相悅為婚，最大的受益者是女性，若經父母擇定，媒人撮合，所遇非人，便無法掙脫，終身痛苦，不像男子尚可另聘妻妾。

然而並非所有追尋情愛自主的女子，都能依己願得到完滿的姻緣，來自傳統的約制力量往往斲傷了情愛，而對象能否護此情愛以終，亦同樣主宰著這些女子的命運。

在〈閒雲菴阮三償冤債〉中，阮三自後將戒指緊帶於手，想到無由再見，心中十分慘切，相思日久，竟懨懨成病。後因好友張遠的安排，藉由閒雲菴的王尼姑穿針引線，終於與陳玉蘭在菴中相會，而因戀慕玉蘭以致七情所傷，身子陷於虛弱的阮三，竟禁不起一時歡會，魂歸陰府，然而陳玉蘭卻有了身孕，面對母親的質疑，陳小姐只有一一訴出事情的始末，並欲尋死，但轉念肚中胎兒，乃決意「莫若等待十箇月滿足，生得一男半女，也不絕了阮三後代，也是當時相愛情分。婦人從一而終，雖是一時苟合，亦是一日夫妻，我斷然再不嫁人。若天可憐見，生得一箇男子，守他長大，送還阮家，完了夫妻之情。那時尋箇自盡，以贖玷辱父母之罪。」²⁹陳玉蘭後果生一男孩，自此終生不嫁，教子成名，其子陳宗阮做到吏部尚書留守官，將母親事蹟表奏朝廷，啓建貞節牌坊。

阮三有情，卻無命善了情緣，玉蘭的堅貞執守，使此「始亂」的情愛，得到善終，然而〈王嬌鸞百年長恨〉的王嬌鸞卻所遇非人，由於周廷章的薄情，辜負了嬌鸞的苦心孤詣，原本的佳話，成了人間的悲劇。

當嬌鸞姨母得知周公子之事，便鼓勵嬌鸞勸周公子遣媒說合，成就百年姻緣，周廷章遂假託父親之意，央人向王千戶求親，無奈王千戶因年老需女兒相幫尉中文書，不忍棄女於他鄉，而遲疑不許，周廷章知婚事未諧，心痛不已，便藉與王夫人同姓之故，與嬌鸞結為兄妹，以就私情，然周廷章搬至王府，卻

²⁹ 見馮夢龍編、許政揚校注《古今小說》，頁九二。

被隔絕於內宅之外，嬌鸞因之鬱成一病，廷章遂假藉通曉醫理，使二人得以常在園亭相見，後托於姨母，寫就合同婚書，私定了終身。半年後，周廷章父親任滿他陞，廷章戀鸞，不肯同行，又半年後，周父告病還鄉，廷章欲歸覲，又不忍與嬌鸞分離，嬌鸞便勸他回鄉探視，又假父親之力迫使，廷章不得已回鄉，沒想到周父已與同里魏家議親，欲廷章回來完婚，周廷章初極不願，後因慕財貪色，遂忘前盟。自廷章去後，嬌鸞日日懷思，首次所寄書，一無回音，次封信，周公子以父病未痊推拖，過了三、四個月，依舊杳然無聞，嬌鸞自此「寢廢餐忘，香消玉滅，暗地淚流，懨懨成病。父母欲爲擇配，嬌鸞不肯，情願長齋禮佛。」^⑩及三年，嬌鸞和姨母托人親往吳江見周公子，沒想到周公子取了書信，便進屋內，少傾教家童回覆已娶魏家小姐二載，並退回香繡羅帕、合同婚書。王嬌鸞得知此事，傷痛欲絕，製絕命詩及長恨歌，取從前唱和之詞、合同婚書，插入官文書，懸樑而死，吳江闕大尹得文書，察院樊公輾轉知悉，進而察辦此事，負心的周廷章，終應了昔日誓言，被竹杖打死。

陳玉蘭和王嬌鸞或因所愛的人的殞命，或因其負心，使情愛中道夭卒，而〈鬧樊樓多情周勝仙〉的周勝仙和〈金明池吳清逢愛愛〉的盧愛愛則因父親的反對，憾恨而終，只能以魂魄，完成生平未遂的情愛。

周勝仙自遇到樊二郎後，得了不欲飲食、渾身疼痛的心病，周媽媽請來王婆看病，王婆得知原委，得到周媽媽的許可，便來到樊樓見范二郎，獲知二郎亦害病在床，王婆說成了親事，兩造皆心安意樂了。沒想到周父自外地回來，竟反對女兒嫁給開酒店的，勝仙因而氣絕身亡，周父因周媽媽指責捨不得嫁妝，故以三五千貫房奩陪葬，卻引起一個做不是的覬覦，朱真前去盜墳，竟起淫心奸了勝仙，沒想到她竟然得了陽和之氣復生，便求朱真帶她見范二郎，朱真口頭答應，卻將其禁錮在家，一夜勝仙趁火災逃離，逕自問來到樊樓酒店，見了二郎向他問安，二郎以爲她是鬼，竟投以湯桶，女孩倒地流血而死，衆人

^⑩ 見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頁五二八。

認為事出有因，將二郎送往開封府，二郎在獄司，夢見勝仙濃妝而至：「奴兩遍死去，都只為官人，今日知道官人在此，特特相尋，與官人了其心願，休得見拒，亦是冥數當然。」^①連著三夜，勝仙皆來，第三夜臨去前，勝仙告知已被五道將軍收用，將與二郎永別，並說明一月後，二郎必將無事。後果真相大白，朱真被斬，二郎無罪開釋，二郎後取妻，仍不忘勝仙之情，歲時到五道將軍廟中燒紙祭奠。

在〈金明池吳清逢愛愛〉（《警世通言30》）中，吳清和趙氏兄弟於清明遊金明池與酒肆中當釀少女喝酒輕調，適逢女孩父母返家，三人敗興而回。次年，三人重遊舊地，由酒店老兒處得知愛愛因去年與三名輕薄子弟喫酒，被父母責備，因而「頓然悒快，不喫飲食，數日而死。」^②三人一聽連忙離開，沒想到正行之際，恍惚見一婦人，自言是去歲金明池上人，並表明自己並未死去，請三人至所住之曲巷小樓，歌舞飲酒，歡樂之餘，與吳清相親，自此而後，兩情廝投，吳清為情牽惹，不隔兩日，便去伴愛愛一宵，他的身體情況竟有了奇怪的變化，與女孩同處則精神百倍，到家便形容枯槁，不思飲食，漸如鬼質。父母見狀，十分心急，向趙家二公子問得事情本末，二人並代吳清請出皇甫真人除鬼，沒想到在避死的行旅中誤殺了邱舍的小廝，吳清被收監，夜夢愛愛敘及經過，原來是上元夫人念及她無罪早夭，授以太陰煉形術，以致元形不損，得遊行於世上，因感吳清隔年垂念之情，故冒恥相從成就一百二十日的夫妻，她教吳清如何脫罪，並贈予玉雪丹二粒，一以去除百病，一以成就姻緣，後果一一應驗。吳清以玉雪丹治好褚家小姐，得以將之迎娶入門，見了新婦，驚覺即是初次在金明池相見的美女，其小名亦喚愛愛，深知此良緣實為盧愛愛玉成，即日便至盧宅拜盧榮夫婦為岳父母，並為愛愛買棺改葬，做法事七晝夜，其夜夢愛愛來謝，自此蹤影遂絕，吳清與褚愛愛則百年偕老。

① 見馮夢龍編、顧學頡校注《醒世恒言》，頁二七五。

② 見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頁四六三。

在〈金明池吳清逢愛愛〉中盧榮形容自己的女兒愛愛「性重」，適可描繪這些烈性女子，她們對於自己所認定的對象往往深情無悔，以至死後仍糾纏著所愛慕的人，以達到兩相纏綿的目的，此一愛的意志使她們衝破了生死的藩籬。當她意識到陰陽兩隔時，便以超現實的力量，來幫助所愛的男子覓得佳侶，讓生者在現世中得到情愛的幸福，真正實現了愛不是佔有的真諦。而在〈崔待詔生死冤家〉中，郡王府的郭排軍至潭州公幹，遇到崔寧和璩秀秀，二人被捉回王府，璩秀秀被郡王鞭笞至死，卻以鬼身，來尋被發遣建康府的崔寧，沒想到又被郭排軍識破，崔寧知秀秀為鬼，便求告饒命，璩秀秀竟揪死崔寧，共赴黃泉成了鬼冤家，秀秀所成就的則是一生死永相隨的無盡之愛。這些女性在愛情的表現上是專一而勇敢的，連生死的界線都能逾越。

在《三言》中，〈陸五漢硬留合色鞋〉恐是命運對一情竇初開的女子，最無情的戲弄。張蓋和潘壽兒交換信物後，便托了賣花粉的陸婆穿針引線，將定情的一隻合色鞋交給陸婆代為傳遞心意，壽兒亦一心想著張蓋，今見陸婆來通信，十分歡喜，便請陸婆想個計策，讓她和張蓋見面，陸婆認為壽兒可以在父母睡後和張蓋相約，以咳嗽為記，並將長布垂下以便張蓋上下，壽兒聽此心喜，將一對合色鞋交予陸婆，盼張蓋來時帶還。本以為天衣無縫的計謀，卻因緣際會的出了差錯，陸婆數尋張蓋未遇，合色鞋落於陸婆之子屠夫陸五漢手中，當夜陸五漢便依計到壽兒房，在黑暗中，真假未辨。自此而後陸五漢除雨下月明，無夜不來，日久，潘氏夫婦覺察女兒有異，便把女兒臥房轉至樓下，兩夫婦在樓上做房，以便捉賊，沒想到兩人在樓上，被夜來尋歡的陸五漢誤以為壽兒勾搭上了別人，把二人殺了。壽兒至杭州報官，杭州太守知道事有蹊蹺，壽兒招出了奸夫張蓋，張蓋受刑被迫招供，與潘壽兒同判斬罪，後張蓋買通獄卒，私下與壽兒對質，後太守升堂，聽得此事，拿到陸婆、陸五漢，真相得以大白，潘壽兒因被陸五漢奸騙，父母因而被害，無顏在世，當下撞石身亡，張蓋見壽兒觸階而死，想她一家皆因己而喪身亡家，為三人禮經懺超度，

自此吃長齋，不奸淫婦女，絕足於花柳之地。

潘壽兒的多情，竟受制於人事偶然的命運的捉弄^③，引發了悲慘的結果，然細尋故事的情節，可知此故事欲的成份極濃，潘壽兒和張蓋的違隔，主要是性喜留連風月的張蓋的竟夜不歸，潘壽兒勇於突破社會的禮法，與情人私會，惜未知張蓋為人，竟為陸五漢佔盡便宜，又使父母慘遭殺害，之於潘壽兒，她是雙重意義的所遇非人，悲情地承受了逾越禮法的惡果。

《三言》揭示了女子追求良緣的種種面貌，然而這多樣面貌之下所潛藏的是不願錯失良機的心理，在重重的規約範限下，傳統的女性毫無與異性交遊的機會，一旦巧遇了心儀的對象，便身心投注，畢竟她們除了婚姻之路以外，人生別無他途可走，在有限的生命施展空間中，爭取擇選依附的對象的自主，是故在表達愛情的方式上，她們不得不積極、勇敢，流露至情。然而愛情的完成並不繫於一人之身，婚姻最終還是要取得社會的認可，這些女性的作為實是孤注一擲的冒險，幸運的贏得了婚姻，歸回社會的體制，不幸的失去生命，雖然如此，她們在極狹礙的空間中，奮力的去爭取的自我，還是非常可貴的，尤其她們忠於自己情愛的表現，使情愛能超然於社會禮法、人間生死之外，展現了情愛自主的力量。然潘壽兒的故事似乎在這自主的情愛之上籠罩了命運的無情^④。

（二）已婚婦女的尋情覓欲

《三言》對於已婚婦女的處境有多面向的著墨，在《三言》中對於家庭橫遭災禍，卻仍守貞的婦女，有至高的推崇，例如〈蘇知縣羅衫再合〉（《警世

^③ 此為樂師衛軍研究宋明話本的命運觀點所提出的一種命運觀，即由偶發事件支配了當事人的命運，詳見氏著《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台北、大安、1992.4第一版），頁二一三至二三九。

^④ 樂師衛軍認為話本中偷情女子的毀亡，常常歸之於命運的弄人，詳見氏著《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頁一七八。

通言11》)的鄭氏,但對於已婚婦女在丈夫常年外出或妻妾成群以致婚姻關係名存實亡的情況下,面對自己的情欲需求,亦有人性的觀照,此外,對於守寡的問題,亦有迥異於時代的價值判斷,顯示出撰者的人道關懷,然而對於不守婦道,以淫欲取樂的婦女,亦多所鞭笞。

1. 怨婦的空閨難守

在《三言》中涉及女性情欲而最爲人所注目大抵是《醒世恒言13》的〈勘皮單證二郎神〉和《古今小說1》的〈蔣興哥重會珍珠衫〉,這兩篇故事對於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欲望匱乏有深刻的描摹,而在情節安排上,撰者則徘徊在自我與社會的二端,極耐人尋味。

〈勘皮靴單證二郎神〉的故事,是陳述徽宗皇帝的後宮夫人韓玉翹,因徽宗寵倖安妃娘娘,韓夫人不沾雨露之恩,春思成疾,藥石無效,徽宗便教當初進奉的太尉楊戩領去,等痊癒後再進宮,太尉便收拾西園,讓韓夫人居住,兩個月後,韓夫人的身體稍見起色,太尉夫婦便欲將其送入宮中,韓夫人則希望再寬待幾日,在一場宴席中,韓夫人聽了一說評話先生講及唐宣宗宮內韓夫人,以一首紅葉詩疏解閨怨,因而成就一段佳緣的故事,當下尋思:「若得奴家如此僥倖,也不枉了爲人一世!」^⑤席散後竟然又病倒了,後至二郎廟中還願,見到俊俏的二郎神像,不禁目眩心搖,當下說出「若是氏兒前程遠大,只願將來嫁得一個丈夫,恰似尊神模樣一般,也足稱生平之願。」^⑥回來後,韓夫人心心念念的只是二郎神,竟到花園靜處,對天禱告希望能嫁得像二郎神樣的丈夫,不願在宮中忍受悽苦愁思。沒想到竟由萬花叢中越出二郎真神,二人於房中傾訴心曲,不多時,二郎神倏地離去,韓夫人見了二郎神如癡如醉,更惱恨未著意溫存,又不知可否再見,一夜輾轉,次日又設香案祝禱,夜來二郎神立在面前,二人共敘人間恩愛,自後韓夫人日間裝病,夜則喜氣生春。日久

^⑤ 見馮夢龍編、顧學頡校注《醒世恒言》,頁二四三。

^⑥ 見馮夢龍編、顧學頡校注《醒世恒言》,頁二四五。

爲太尉夫婦所疑，打探得知韓夫人房中果有神道，便請法師作法捉妖，竟被打敗，韓夫人愈發相信所遇爲真神，太尉又請了道士設計，此次，二郎神留下烏皮皂靴一隻離去。後查知原是二郎神的廟官孫神通，因聽得韓夫人的禱告，假扮二郎神奸污了天眷，聖上下旨判廟官凌遲處死，韓夫人永不許入內，由楊太尉做主，另行改嫁良民爲婚。韓夫人得遂平生之願，嫁了一位商人，盡百年而終。

這個故事實堪玩味，韓夫人所犯的是七出之條，奸淫之罪，但她實是後宮三千不公平制度的受害者，在生命徒懸的狀態中，困於大內的牢籠，她無由改變自己的處境，只有鬱積在心，生了不痛不癢的莫名之病，事實上是她得不到情欲的滿足而逐漸枯萎了，她以病爲由而得以暫脫禁錮，雖漸復容顏，然而由大內到太尉府邸，她仍無法改變自己是皇帝妃嬪的事實，所以她聽到紅葉詩的故事，又悵然而衰頹了。她太知道自己的病因，所以在爲身體健康祈福還願時，不禁流露了心聲，使廟官得以趁隙劫財騙色，廟官假扮二郎神，便具有高於韓夫人的尊貴身份，使得世俗百姓無法碰觸的禁忌關係，被這一層虛偽的神道色彩打破了，當韓夫人認爲這是神明的賜予，相信了來者是應驗祈願的二郎神，也相信他所說的一切，她便一無顧忌的傾身相向。對於韓夫人而言，夜間的歡娛使她浸淫在幸福之中，在愛欲得以滿足下，她的生命由枯委到豐潤，雖然神明的假象終被揭穿，但在這一段期間，她確實得到的歡樂，是真實而無可取代的，更弔詭的是，她因觸犯了禁令而被逐出大內，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得以過正常人的婚姻生活，和丈夫相守以終，如此看來，廟官真正成爲了救贖她的神祇，使其得遂所願。人間的是非在人性的考量下，似乎不再那麼絕對而清楚。

在《三言》中，尚有一則故事對於女性的情欲需求作了更深入的發揮，〈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敘述的是襄陽商人蔣興哥於服孝期間娶了自小定親的三巧兒，二人新婚以制中爲由，朝夕在家取樂，恩愛夫妻，不忍分離，除孝後二

年，蔣興哥才依依不捨出外行商，三巧兒以椿樹發芽爲期，盼興哥早歸。沒想到興哥病倒於客旅，無法如期而回，三巧兒在家緊守丈夫臨行前的叮囑，目不窺戶，足不下樓，後因企盼夫歸，不免頻頻向外觀望，一日誤將穿著打扮與興哥相同的陳商誤認做丈夫，待近一看，方知錯認。而亦是出外行商的陳商見三巧兒目不轉睛地凝視，以爲三巧兒喜歡他，既見此美色，心中難捨，他便以重金托賣珠子的薛婆，從中玉成。薛婆用計，以牙婆的身份之便，得以進出蔣宅，與三巧兒成了至交，甚常夜宿蔣家，以穢褻之事引發她的欲念，終藉機帶進陳商，拉攏了二人。自後，二人無夜不會，如膠似漆，勝如夫婦。當陳商顧及生意，必須還鄉，三巧兒竟要與他同去，做長久夫妻，陳商則顧念大局，主張以明年此時爲期，再行私奔之計。臨行，婦人取出蔣家祖傳的珍珠衫，贈予陳商做個記念，希望陳商穿在身上，如同三巧兒貼己一般。陳商於旅途中竟巧遇隱姓爲商的蔣興哥，二人知交甚篤，一日，蔣興哥至陳商寓所告別，二人解衣飲酒，蔣興哥見陳大郎的珍珠衫，深覺駭異，陳大郎竟訴出與三巧兒的私情，並托蔣興哥帶回書信和一條桃紅縐紗汗巾，以及一根羊脂玉鳳頭簪，興哥氣極之下毀了書信，撒在河中，將玉簪折斷，旋而留下做爲證物。回家後勉強和三巧兒見面，並以看岳父母爲由，夜宿船上，次日，蔣興哥告訴三巧兒說她父母害病，要她速回，事實上他要隨行的婆娘帶去休書及汗巾、頭簪，王公看了大驚，一逕至蔣家質問，蔣興哥並不講實，只請岳父代問三巧兒珍珠衫是否還在？三巧兒見丈夫問及緊要關目，又無法得知珍珠衫之事爲何洩漏，看到折簪、汗巾，以爲蔣興哥表明鏡破釵分，要她懸樑自盡，想到自己的不是，便尋短見，卻被母親救起。後三巧兒嫁給吳傑進士爲妾，蔣興哥未攔阻，並將三巧兒的細軟十六箱交予她作陪嫁。至於陳商，回家後日夜思念三巧兒，朝暮見了珍珠衫長吁短歎，他老婆平氏見此，知事有蹊蹺，趁丈夫睡著，將珍珠衫偷藏至天花板，陳大郎早起遍尋不著，與老婆取討，二人鬧吵了兩三日，陳商情懷撩亂，便往襄陽舊路前進，無奈於途中遇大盜，幸免殘生，來到襄陽，方知三

巧之事，陳大郎當下病倒，請主人家呂公托人寄家書回去，平氏便收拾細軟家私，帶陳旺夫婦前往探視，沒想到陳商在平氏來前十日病逝了，辦好喪事，平氏要擇吉扶柩而回，呂公竟想娶其為媳，請陳旺老婆進言，被平氏拒絕後，呂公竟攬弄陳旺逃走，陳旺夫婦將銀兩首飾偷竊一空，連夜逃跑。平氏被呂公趕出，賃了一間屋子，鄰人張七嫂恰曾受蔣興哥之託訪一門好親，見平氏符合條件，牽成了二人，一日，蔣興哥無意中見到平氏衣箱中的珍珠衫因而大驚，便問其來處，平氏說明原委，蔣興亦合盤說出三巧兒之事，二人深覺報應不爽，恩情因之日篤。一年之後，蔣興哥往廣東做買賣，涉入一人命官司，縣主竟是吳傑，夜閱狀詞被三巧兒瞥見，哭告丈夫，犯人是其自幼出嗣在舅家的親兄，為他求情，次日升堂，吳傑為蔣興哥平反，三巧兒並要求見蔣興哥，兩人相見，抱頭痛哭，縣主見二人不似兄妹，三巧兒才說出蔣興哥是其前夫，蔣興哥也將從前恩愛，及休妻再嫁之事，一一訴知，縣主為之感動，見三巧兒三年未生育，便讓二人完聚，又把原陪嫁十六箱籠抬回，三巧兒回家與平氏相見，平氏為妻，三巧兒為妾，二人以姐妹相稱，從此一夫二婦，團圓到老。而厚道的吳傑，後娶妾生子，人人說是陰德之報。

這實為一曲折的故事，其所碰觸的課題遠比前所述的〈勘皮靴單證二郎神〉來得複雜深沈，韓夫人雖嫁給徽宗，但她並未能得到他的愛，事實上她也無從愛上他，徽宗是她名義上的丈夫，她也渴望他能名副其實，但她一直未得到，而處於虛空的婚姻狀態，又囿於門禁森嚴的深宮，她的生命既不自由且無處掛搭，所以她期待一個真正的丈夫，於出外養病之際，在無法克制自己的欲念下，在廟官假扮的二郎神身上，完成了她的想望，雖是鬧劇一場，廟官的卑猥，也無損於她曾投注的衷情和自得的歡樂，同時她也因這場荒謬，而脫出牢籠，真得了一丈夫，白頭偕老。如果說韓夫人追求情欲是由虛逐實，而三巧兒則是由實逐實，她和蔣興哥是感情甚篤的夫妻，甚比別個夫妻更勝十分，似乎問題就出在這裡，興哥和她新婚時，假守孝之名日以繼夜的歡愛，使她更難耐

丈夫逾期未歸的深閨寂寞，因盼夫歸而倚窗張望，而注意到一個酷似丈夫的後生，引發一段踰矩的激情，床頭的陌生人畢竟比遙遠的丈夫真實，解決了生命中實際的困境。而以「色」而「合」的二人竟有了真情，甚而三巧兒欲與之私奔，以便永相廝守，夏志清先生認為愛之情和慾的雙重意義淨化了三巧兒的良心，因為她全心全意的坦誠接受情夫，是源於對丈夫的思念和愛³⁷，而後她的意圖自盡和援救蔣興哥，都顯示她並未與興哥恩斷情絕，當然在興哥的內心亦甚有情，由他對三巧兒細軟箱籠的態度，便可見一斑，或許二人重逢相抱痛哭，即是真情的流露，他們最終能破鏡團圓，尚是由於二人的情感因素，這也是整個故事隱然在後的主線，故事中並未述及三巧兒對於陳商之思念，陳商之於她必有不尋常的意義，畢竟曾經也是刻骨銘心的情愛。這個故事雖然以「報」的觀念主導情節³⁸，但三巧兒的情愛歷程，正表現了人性的某種真實。

三巧兒由於欲心高漲，不明究理地接受陳商，看似「經不住烈慾怒灼而轉化呈現的謬悠乖行」³⁹，然其後則蘊藏著一情愛的驅動來源，即由思念丈夫而來的，渴望真情的慰藉，而她不是恣意享受肉體的樂趣，對陳商也動了真情，所以「即使表現較低層次的情愛關係，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也不完全只有消極意義。三巧兒的投入陳商的懷抱，在市民眼裡也是符合才貌相當的標準的，寂

³⁷ 見夏志清著、林耀福譯〈話本裡的社會與自我〉，收入於鄭明珉編《貪嗔癡愛》（台北、師大書苑、1989.1），頁二一八。

³⁸ 由篇首引述的「我不淫人婦，人不淫我妻。」，明顯地的是說明奸淫人妻者的天理報應，陳商之死和蔣興哥娶平氏的情節，正是果報不爽的證明，然韓南亦指出故事中，尚有蔣興哥和三巧兒之間互相愛護體貼的「人報」，可使讀者了解三巧兒的處境。詳見韓南著、尹慧珉譯《中國白話小說史》（浙江古籍、1989第一版），頁一〇〇至頁一〇四。

³⁹ 董挽華認為三巧兒「原始慾火邪意，野情一發竟至陷溺遂深，不可收拾，直似要燒卻了盡原來自己的清秀明澈以及原本的社會契約與關係。……由『甚是貞節』的清靈初衷經不住烈慾怒灼而轉化呈現的謬悠乖行。」，見氏著〈「清明靈秀」與「殘忍乖邪」——由傳奇與話本中兩位女性探抉人性〉，收入於《台北評論第三期》（1988.1），頁一九五。

真的解慰和肉體的接觸產生出超過了單純的性本能的感情，一種身體與性靈交織的依戀；以至別離時將傳家寶珍珠衫贈給情人，就表明這關係不純然是肉慾的了。」^⑩三巧兒的行為自有其令人同情之處。

這兩個故事最能張顯撰者對女人處境的同情，在巧妙的情節安排下，揭示了一向來為人忽略的，處於有名而無實的婚姻狀態下女性的情欲需求，《三言》以報應的觀點包裝全篇，但卻流露對情欲匱乏的女性深切的同情，「不再一面倒地固持男性中心主義的愛情觀和道德觀，反而能夠嚐試對女性作某種程度上設身處地的諒解」^⑪，表達了「男人有性愛的欲求，女人同樣有，不但有，而且一樣很強烈，一樣有追求滿足的渴望。當這個自然的飢渴到達巔峰狀態時，道德觀念和社會規範都將暫時退居到次要的地位」^⑫的意念，韓夫人在原欲的滿足中獲得了生命的再造，三巧兒則在情欲的歡樂中滋生了婚外之情，彌平了對丈夫的思念，此二則故事將「空床獨難守」的委婉哀怨，落實為實際生活的情欲糾葛，更可見人性的真實。

2. 寡婦的春心難捺

除了怨婦的情欲問題外，《三言》亦見關於寡婦的情欲故事，在故事中提出了可貴的人道關懷。

〈況太守斷死孩兒〉（《警世通言35》）中故事女主角邵氏與夫宿相愛重，可惜兩人僅相處六年，未有子嗣夫卻得病身亡，邵氏年方二十三歲，哀痛之極，立志守寡，終身永無他適，三年服滿，父母、叔公皆勸其改嫁，邵氏心如鐵石，並立下若嫁二夫則身亡的重誓。邵氏立心貞潔，嚴守閨門。鄰近有一閒人漢子支助，聽說邵氏貞潔、標緻，殊為難得，十分不信，便用計勸說為邵

^⑩ 見何滿子著《中國愛情與兩性關係——中國小說研究》（台灣商務、1995.1台灣初版），頁一一九。

^⑪ 見賴芳伶〈從「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看覆水重收的愛情〉，收入於葉師慶炳主編《中國古典小說中的愛情》，頁六六。

^⑫ 同註^⑩，頁七〇。

氏負責買辦的小廝得貴誘惑主母，邵氏經得貴兩三夜的引誘，久曠動情，終難自禁，自此之後，夜與得貴取樂，為杜人言，亦教得貴奸騙了隨身婢女秀姑，支助亦指望得貴引進，一親邵氏芳澤，而當邵氏懷孕，要得貴買打胎藥，得貴卻去和支助商議，支助竟帶得貴去買固胎藥，邵氏被迫生出孩兒，將其溺死，支助騙得死孩，向邵氏謀財並欲取色，邵氏想到自己的行徑和昔日的誓言，便劈死了得貴後，懸樑自盡，支助得訊，連將石灰醃製的死孩丟進江中，沒想到死孩啼哭，引起沉太守的調查，使真相大白。

這個故事對於寡婦的際遇有深刻的同情，但強調寡婦若執意固守名節，卻禁不起引誘，便有了悲慘的下場，作者正視了寡婦的情欲問題，雖然故事安排自縊而死的結局，而這一結果似乎更批判了為名守節的觀念。不僅是「對一個向肉慾屈辱的低頭者之迷惘投以悲劇的一瞥」以記錄一普遍的道德真理^⑬，而更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如果邵氏正視自己情欲的需求而再婚，將自己的欲望導入正軌，便不會有如此悲慘的下場。

夫死守節在宋以後，因社會的制約，漸漸成為普遍的行事原則，尤其明代以後，官方鼓勵婦女執守貞烈^⑭，致使守節多不是出自個人自覺的追尋，邵氏十年的持守，不過歸因於摒除外在的可能造成引誘的條件，但這一層防堵一旦出現了縫隙，壓抑的欲望終究決堤了。為了沈溺於肉體的歡愉，她不但背離了「節婦」的行徑，更踰越了道德的藩籬，令得貴奸騙了秀姑，甚而溺死了嬰兒，更重要的是她對得貴只有欲而無情，由她一刀劈死得貴便說明了這點。她擺盪在「貞節之名」和「肉體之欲」的兩極，而無法正視自己，只有以自盡逃避自己設下的困境，而符合人性的改嫁，也因此顯示出了它的價值。

⑬ 同註⑰，頁二一三。

⑭ 鄭培凱認為至明代婦女守節與貞烈的道德軌範，方普及至社會每一階層，明代繼承元代發展的婦女貞節的社會實踐，特別著意於旌表節義，推動婦女守貞。詳見氏著〈晚明士大夫對婦女意識的注意〉《九州學刊》（1994年7月、6卷2期），頁二七至三一。

在《警世通言2》的〈莊子休鼓盆成大道〉故事中，莊子見極欲扇乾亡夫墳土，以便改嫁的婦人，便以死試妻，田氏言行在莊子生前死後判若二人，雖故事具有忘情的道家的色彩，卻強烈地顯示婦女一向被教化的「烈女不更二夫」，往往禁不起人性的考驗，人真正要面對的是人性，便不能夠虛矯。不是出自內心自覺而真誠的選擇，便易於背離框限自己的標準，名義與實際必須一致，如此方不致於失衡。

3. 淫婦的銜色情放

《三言》亦出現墮入欲望深淵，無法自拔的婦人，她們不安於室，極力追求欲望的滿足，十足為天生放蕩的淫婦，而她們的淫亂也造成家破人亡的致命結果。試以〈蔣淑真勿頸鴛鴦會〉（《警世通言38》）的蔣淑真和〈任孝子烈性為神〉（《古今小說38》）的梁聖金來敘述這類型的婦女⁴⁵。

〈蔣淑真勿頸鴛鴦會〉中的蔣淑真可謂是「禍水」，蔣淑真生得貌嬌才巧，卻心性頗好風月，雖已及笄，卻無人問聘，竟誘隔鄰之稚子阿巧入室強合，阿巧因之驚氣衝心而殞，而蔣淑真欲心如熾，情竇一開，不能自己，父母見其異，嫁與近村李二郎為妻，十餘年間李二郎被其徹夜盤弄，逐漸衰憊，而蔣淑真仍酷好不厭，而與夫家西賓有事，李二郎一見，病發身亡。在夫家守孝一年後被逐回，又嫁與張二官做繼室，二人快活地過了新婚一月，張二官出外取帳，婦人又值孤寂，好生難遣，至門首閒望，竟看上了對門開店的朱秉中，朱亦時來調戲，自後蔣淑真一心便在朱秉中身上，丈夫回來，亦無興味，兩人趁張無法歸家過年之際，做了暗昧之事，婦人與朱秉中共享歡娛，卻逢夫歸家，心中納悶，便害病了，唯見及朱秉中，才有生氣，張二官見朱秉中且夕親

⁴⁵ 《警世通言20》的〈計押番金鰻產禍〉中女主角慶奴亦是一禍水淫婦，但慶奴實為金鰻的化身，她的行徑完全操控在金明池掌報計安殺害之仇下，而不具自我意志，故不予討論。此外，《醒世恒言23》的〈金海陵王縱欲亡身〉中，阿里虎、定哥等逐欲婦人，亦屬此一類型，然故事重心是放在海陵王，她們只是陪襯人物，故亦不收納討論。

近，餽送迭至，頗疑之，一日見二人執手聯坐，便已了然，假藉出外行商，在二人端陽幽會時，砍殺了二人。

根據故事的陳述，蔣淑真與《金瓶梅》中的潘金蓮是同一類型，她們的生命中不能夠匱乏男人，她們的行爲表現一如性飢渴的猛獸，遇到了情欲的對象，則無盡的貪享肉體的歡愉，如同吸血鬼般，直至對方氣血耗盡爲止，正是評者所謂「蛾眉本是嬋娟刃，殺盡風流世上人」（〈蔣淑真刎頸鴛鴦會〉）^④，雖然她們亦會動了真情，如故事中的蔣淑真竟思念朱秉中致疾，然而她貪圖的是與朱秉中前夕歡會所至之佳境，仍耽溺於色欲。

這一類型的女子，不但本身難以滿足的欲望是「嬋娟刃」，而爲了滿足欲望的行爲，亦導致了致命的結果，因爲追逐色欲，婚姻的本身往往無法滿足她的欲求，以致紅杏出牆，引發了丈夫報復，砍殺奸夫淫婦，造成了可憫的悲劇。「色慾乃是忘身之本，爲人不可苟且。」（〈任孝子烈性爲神〉）^⑤的教訓，不但指出色欲在生理上的致命性，亦警戒在人倫道德上，色欲可能引發的悲劇。

而在〈任孝子烈性爲神〉中，梁聖金亦是這般風流人物，聖金嫁與篤實本分的孝子任珪，卻一心想的是婚前情人周得，因歸家探望不便，任珪又早出晚歸，婦人十分不滿，一日，周得以表兄爲名義相訪，兩人重敘舊情，周得自後便伺機前來，婦人則日日掛心，引起了瞎眼的任公懷疑，便告訴兒子，任珪質問聖金，卻被聖金以哭鬧柔情搪塞過去。聖金爲了方便和周得在一起，聽了周得計謀，僞稱公公欲行奸，得以回娘家和周得雙宿雙飛。一夜，任珪往宿岳家，巧遇周得，周得以捉賊爲名倉皇逃走，任珪起了疑心，早出等城門開之際，碰巧聽到妻子與周得通奸的傳聞，便將父親安排妥當，殺了奸夫淫婦，和知情的岳父母、使女。

^④ 見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頁五七三。

^⑤ 見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頁五七一。

梁聖金亦是一不安於室的婦人，雖然她不似蔣淑真淫蕩，但她背著丈夫偷情，和婚前的情人耽溺於肉欲，並爲了方便二人行奸，故意誣陷公公輕薄，爲了情欲的滿足，她背棄了丈夫，陷公公於不義，逾越了爲人妻、人媳的本分，淪爲欲望的奴隸，喪失了自我。

淫婦的性格淪於生物性的層次，「二十去了二一來，不做私情也是呆，有朝一日華容退，雙手招郎郎不來」（〈蔣淑真勿頸鴛鴦會〉）^④的及時行樂是她們的生命哲學，她們更是「食色性也」的徹底實踐者，由享受性和食物的愉悅，得到生命中最感性的快感，由故事中可知，每次的歡會，都少不了美食佳酒助興，完全沈浸於官能的享受，任珪就是趁使女春梅出來買燒餅之際，得以進門殺了奸夫淫婦。

蔣淑真和梁聖金是「情欲的奴隸，沈湎於肉慾、貪之滿足及無盡的閒耍。」^⑤，皆屬於「譏弄型」的人物，還不配稱「低等模仿型」人物^⑥，他們不是尋常的一般人，因爲這樣的使自己身心受困的生活經驗不具有普遍性。

（三）妓女的真情自立

唐傳奇的愛情故事，多以進士與娼妓的戀愛爲題材，《三言》中亦出現了描繪妓女情愛的作品，而敘述的重點則放在真情的追求上，此一追求實與她們的身份和生活環境形成極大的差距，所以在妓女的情愛的追求上，往往與社會的既定價值有尖銳的衝突，是故這一類的故事極具戲劇性。〈杜十娘怒沈百寶箱〉（《警世通言32》）和〈玉堂春落難逢夫〉（《警世通言24》）的故

^④ 見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頁五七六。

^⑤ 見韓南著〈早期的中國短篇小說〉，《韓南中國古典小說論集》，頁三三。

^⑥ 韓南運用費萊（Northrop Frye）敘述形式中人物的「型態」（mode）的觀念，認爲白話短篇小說中的人物，大多是不能超越環境和他人的一般人的「低等模仿」（low mimetic）型和在能力智慧上遜於一般人的「譏弄」（ironic）型人物見氏著〈早期的中國短篇小說〉，《韓南中國古典小說論集》，頁二三至二五，頁三三。

事皆表現了這樣的特色。

〈杜十娘怒沈百寶箱〉中的杜十娘爲京城名姬，在京坐監的李甲與同鄉柳遇春監生同遊教坊，與杜十娘相遇，二人一雙兩好，情投意合，十娘見老鴇貪財無義，久有從良之志，又見李甲忠厚志誠，有心向他，無奈李甲懼父，不敢應承。二人相守一年，李甲囊篋漸空，老鴇日益怠慢，杜十娘卻心頭愈熱，老鴇因而天天叱罵杜十娘，杜十娘趁老鴇動怒相譏之機，與老鴇約定十日內李甲湊足三百兩，便可贖身。囊空如洗的李甲，只有向親友借貸，無奈親友因李甲留連行院，都不相顧，奔走六日，仍一無所獲，十娘願意拿出私藏碎銀一百五十兩，其餘要李甲四日內籌齊，此事讓原本懷疑十娘設法爲難的柳遇春了解十娘實真情有心，願代李甲告債，十日內果然謀足了三百兩，二人辭謝了幫忙的姐妹和鼎力相助的柳遇春後，便往李甲家鄉紹興而行，十娘怕李父反對兒子娶妓而歸，與李甲商議，先暫居蘇杭，讓李甲先回家取得父親諒解後再同歸。夜泊瓜州，十娘應李甲之請，高歌一曲，卻被鄰舟的輕薄子弟孫富聽見，知歌者必非良家，欲謀一見，遣僕人探知是李公的船，便泊舟於旁，當他次日趁風雪船行受阻之便，窺到十娘，不禁魂搖心蕩，便藉吟詩攀上了李甲，孫富邀他上岸飲酒，趁情熱之際，竟以婦人水性無常、江南子弟最工輕薄質疑二人情感，又以父子天倫必不可絕，否則天下不齒，來挑撥李甲，李甲聽了，茫然自失，竟問孫富「高見」，孫富伺機說出若李甲願割朝夕枕席之愛，則以千金相贈，以便稟告李父是在京授館之資，必能轉禍爲福。十娘在船中空待一日，見李甲鬱鬱而回，詢問又搖首不言，憂不能寐，夜半見公子醒來，又問李甲有何難言之事，李甲被逼不過，含淚說出孫富謀劃，十娘聽後要公子明晨應承，當夜挑燈梳妝，天曉，孫富差人候信，十娘微窺李甲似有喜色，便催他回話，當孫富送來千金，十娘趁拿李甲路引之便，一層層展示她曾委托衆姐妹私蓄寶物的百寶箱，將無數的珍寶盡投於江，既罵孫富斷人恩愛，又叱李甲負心薄倖，最後抱持寶匣投江自盡，李甲得了終身狂疾，孫富受驚得病而死，遇春還鄉時得十

娘奉報的明珠玉寶。

《三言》刻劃的所有女性中，殆以杜十娘的形象最為鮮明，因為她在情愛的追求中，保持高度的自覺，塑立了自主的人格。作為一個京城名妓，杜十娘實為一商品，浮沈於欲望，經歷的是公子王孫的尋歡，及老鴿的貪財無義，她渴望的是人間的真情，遇到了忠厚公子李甲，便欲從良，然而她的境遇是艱苦的，她必須得到老鴿贖身的許可，同時要爭取李甲家人的認同，首先她步步為營地，為自己贖了身，也試煉了李甲的情意，進而她設想了回鄉暫分兩地的計謀，以時空的區隔，來換取李父的諒解，沒想到她處心積慮地護衛兩人的情愛，卻在與李甲回鄉途中，被好色之徒孫富，從中作梗，而信誓旦旦不忘深情的李甲，竟禁不起孫富的挑撥，害怕回家面對父親，意欲接受孫富的條件，以千金賣出十娘，面對此一情境，十娘一反一般女子的行徑，她並不要求李甲改變心意，卻挑燈梳妝，一早便催促李甲回話，冷靜地安排雙方的交換條件，最後拿出她的百寶箱，一一展示珍貴的珠寶，進而投之於江，最後亦抱寶匣自沈江心，留下眾人的遺憾。她以智慧與勇氣和外在環境抗衡，沒想到李甲卻輕易妥協，以千金扼殺了她的真情，十娘欲脫離己身於商品交易，無奈摯愛的人終究還是以商品視之，當她答應後，窺得李甲「欣欣似有喜色」^⑤，十娘必為之心死，十娘的百寶箱不僅說明了杜十娘的富有，更表示出平日她積累財富的用心，即在於終身之計，實為杜十娘深情的象徵，無奈李甲辜負了她一片真心，正所謂「妾懷中有玉，恨郎眼內無珠」^⑥，畢竟杜十娘所托非人，實是「明珠美玉，投於盲人，以致恩變為仇，萬種恩情，化為流水。」^⑦愛情何可以金錢計價，真情是無價的，然世間則是「易得無價寶，難得有心郎」^⑧，杜十娘一

⑤ 見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頁四九七。

⑥ 見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頁四九八。

⑦ 見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頁四九九。

⑧ 皇甫枚《三水小牘》〈綠翹〉中魚玄機詩，見汪辟疆《唐人傳奇小說》（台北、世界書局、1980.11 六版），頁二九七。

直計劃、經營這一份她企求已久的愛情，畢竟完滿的情愛，不是她獨自一人可完成的，李甲的薄倖負心不單是個人的品德，更是整個社會的階級觀念使然，即使是百寶箱也無法改變她是妓女的事實，除非李甲真情以對，有心護守。

全篇故事生動的描寫表現出杜十娘令人動容的追求理想情愛的心理過程，「杜十娘的生活理想以情為核心，她一生都在追求真誠的愛情，追求愛情中的人格之平等、尊嚴和自我價值，從良嫁人不是她唯一的或首要的歸宿，她是以夫妻間愛情生活中真誠相待為基本目的的。因而當李甲出賣她後，她沒有用溫情的淚水去求得李甲的哀憐，也沒有用百寶箱的財物去換取李甲的回心轉意，更沒有包羞忍恥屈從於孫富，而寧願『一旦葬於江魚之腹』，她堅毅、剛強的性格，正根源這種生活信念與理想追求。李甲的薄倖是對『海誓山盟，各無他志』的背叛，孫富的誘娶更是認定杜十娘為出賣色相的不『不節之人』，繼續對她進行人格的侮辱，杜十娘閃光的靈魂在泥淖中痛苦地然而又不屈地掙扎，『甫得脫離，又遭損棄』，理想既然幻滅，而又不肯放棄立身的原則，那麼她就唯有以死來表明心志。」⁵⁵如此看來，杜十娘的死並非是殉情而是殉志，而這種對自我人格的珍重，實是對情的更深刻詮釋，是故論者針對篇後評語，「不會風流莫妄談，單單情字費人參，若將情字能參透，喚作風流也不慚。」⁵⁶提出這樣的看法：「作品在篇末點出『情』字，可謂『卒章顯其志』，反映了主題……當然，簡單地把杜十娘的投江自盡看作『以身殉情』也不十分準確，因為杜十娘所追求的『情』還包括有對自己人格、意志的尊重。『情』可以毀，而人格不可侮，意志不可奪。事實上，她投江自盡時，與李甲已無所謂『一雙兩好』的情了」⁵⁷，當然杜十娘投江不是為了李甲，而是為了自己的情

⁵⁵ 見趙齊平、馬曉光〈文理自然姿態橫生——談〈杜十娘怒沈百寶箱〉的情節、結構〉，收入於《古代白話小說鑒賞集》（北京、人民文學、1986.1第一版），頁一五七。

⁵⁶ 同⁵³。

⁵⁷ 同註⁵⁵，頁一五八。

志，進而將情愛的境界提昇了。「愛情是一個人情操的反應」⁵⁸，杜十娘對情則是一種極至的發揮，在愛情的追尋中，她啓示的是一種人生的理想。

〈玉堂春落難逢夫〉則是一妓女從一而終的故事，尙書之子王景隆在京讀書，爲父討帳，當事情辦妥，而欲還家時，至大街遊完，梳櫛了妓女玉堂春，自後日與玉姐相守，撒漫千金，一年後，手內財空，便遭疏淡，玉姐卻極力相護，老鴇與亡八設計「倒房計」分開了二人，三官自後顛沛淪落，至關王廟跪拜訴怨，於廟中碰到了賣瓜子的金哥，得以和玉姐相見，玉姐將二百兩銀子賦與公子，公子辦了一些行頭逕至春院，老鴇見狀，殷切留人，當夜二人知分離在即，互發誓言，各執半鏡爲記，玉姐將金銀首飾一併予公子，次日丫頭發現王姐夫不見，老鴇見皮箱內全是瓦片，金銀首飾又都不見，便責問玉姐，機智的玉姐竟至大街反咬老鴇圖財害命，而取得衆人公證的贖身文書，和居住王公子蓋的百花樓的權利，並留下公子買的二個丫頭侍候，老鴇也必須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王景隆則返家取得父親諒解，發憤讀書。玉姐蟄居百花樓，日夜思念公子，不意爲公子祝禱考試順利時，被慕名而來的沈洪看到，老鴇騙賣了玉姐。王公子中鄉試到北京，便探問玉姐消息，得知玉姐被賣，無心應舉，爲朋友勸阻，後果中金榜，家中亦代他聘了劉氏之女，公子一心念著玉姐，不以爲喜。而玉姐不肯失節於沈洪，原本祈求大娘子做主，沒想到沈洪的老婆皮氏與家間壁監生趙昂有染，意圖謀害親夫，竟與趙昂以砒霜毒死沈洪，嫁禍玉姐，又買通知縣、獄卒，屈打成招。此際王公子正應了祈願，任山西巡按，見了玉堂春的文卷，深爲驚異，明查暗訪，爲玉姐申冤，並請人送她回京，同時行文提到老鴇，依律問罪，一年後，往見了玉姐，二人團圓，日後劉氏爲妻，玉姐爲妾，二人姐妹相稱，全家和樂。

玉姐亦是《三言》中一形象突出的妓女，她初接客便遇上了心愛的人，在王公子金盡被老鴇亡八設計驅逐之後，她獨自面對妓院險惡的環境，以巧智和

⁵⁸ 同註②，頁一九〇。

勇氣與老鴇亡八抗衡，爭取自立門戶，堅貞地等待公子求取功名而回，就在王公子中了鄉試入京準備會試之際，玉姐則被亡八老鴇用計騙賣給垂涎於她山西商人沈洪，她抵死不從，又陷於冤案，受盡了凌辱折磨，幸賴公子適時援救，二人終獲團圓。玉姐身陷淤泥卻為王公子堅貞守節，歷盡艱辛，終得公子深情以報，得遂所願，在在證明受挫於現實的情愛，唯靠不變的真情彌補。相形於杜十娘，玉姐可謂得人矣！

無論是情愛的結果如何，杜十娘和玉堂春雖身為妓女，但她們的行徑卻塑造了愛情的尊貴性，在以色慾為商品的妓院中，她們追求、建構、執守的是尊重、自主的真情⁵⁹，〈賣油郎獨佔花魁〉（《醒世恒言3》）中的莘瑤琴亦是經過吳八公子的屈辱後，自覺到秦重對她的珍重，才主動說出「我要嫁你」⁶⁰，為自己的終身抉擇。然而更重要的是在她們追求情愛的同時，亦展現了自我意識的覺醒。⁶¹尤其是杜十娘給予「情」更超越的意義。

（四）尼姑的沈涵欲海

在話本中的和尚、尼姑往往表現出超於常人的旺盛欲望，並未真正六根清

⁵⁹ 王鴻泰認為「『妓院愛情』都是以色慾為出發，因為妓院正是以『色慾』為商品，以之進行交易活動。但在交易過程中，『情』乃逐漸由『慾』中凸顯出來，以至成為其中的主導力量，而這種『情』的力量凸顯出來後，乃反過頭來，對此以『色慾』為商品的交易行為，進行挑戰，試圖掙脫這個交易場所。『妓院愛情』的尊貴性正是建立在這種『情』的萌發上。」，見氏著《《三言二拍》精神史研究》（臺大文史叢刊94、1994.6），頁一一九至一二〇。

⁶⁰ 見馮夢龍編、顧學頡校注《醒世恒言》，頁六一。

⁶¹ 張璉在〈《三言》中婦女形象與馮夢龍的情教觀〉一文中，以妓女代表明代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他認為「《三言》中女性的自我意識，表現於她們拒絕做男人的附庸，不任人擺佈，獨自掌握自己的命運，不畏強權勢力，爭取自身權益等性格上。這種性格特別在社會地位最卑賤的妓女身上最為強烈與真實。娼妓象徵著社會上最沒有自尊和自由，人格和肉體皆被蹂躪的低賤身份。《三言》藉著這些在層層壓抑下的低層女性，表現出當代受壓迫的婦女追求自我人格與自主命運的不凡意義」。見《漢學研究》（第11卷第2期、1993.12），頁二四〇。

靜，他們不但破了佛門的戒律，更是縱放自己的情欲，流於醜穢^②。尼姑為三姑之一，在《三言》的故事中不但常為男女交往的媒介者，亦為情欲的實踐者。《醒世恒言15》中的〈赫大卿遺恨鴛鴦緣〉對於尼姑的縱欲，有十分露骨的描寫。

〈赫大卿遺恨鴛鴦緣〉講的是尼姑淫亂的故事，專好聲色的監生赫大卿，值清明佳節到郊外去尋花問柳，一無所遇，無意間轉入非空庵，遇到了「真念佛，假修行，愛風月，嫌冷靜，怨恨出家」^③的尼姑空照，二人一拍圓成，空照亦教隨侍的二女童陪侍，四人共樂，而另處非空庵西院的尼姑靜真，見東院行事有異，拜訪東院，得見赫大卿，責師弟何獨擅美士，當夜大卿便至西院與靜真盡歡，自後兩院輪流取樂，赫大卿淫欲無度，樂極忘歸，將近兩月，覺身子困倦，思想回家，怎奈尼姑正是少年得趣，不肯放捨，二人竟假借錢行灌醉大卿，將他頭髮剃淨，作尼姑打扮，圖個永遠快活，赫大卿見狀，也無可奈何地留下，晝夜淫樂，赫大卿終於病倒了，尼姑怕事蹟敗露，不敢送他回家，又不敢請醫人治病，二人雖煎湯送藥，日夜服侍，終究藥石罔效，臨終之際，赫大卿取出一鴛鴦緣為信，要妻子前來一見，死也瞑目，靜真竟將之丟到天花板，要空照回復，已去傳信，直至氣絕，大卿以為妻子含恨，不來看他，尼姑將他埋在後園之大柏樹旁。後因鴛鴦緣被匠人蒯三拾得，案情得以被揭發，亦牽扯出極樂庵中和尚假扮女尼，與尼姑做夫妻的奸情。最後，各人依罪受罰。

故事的發展似乎顛覆了平日花柳多情的赫大卿，他素來留連風月，淫玩婦人，然而一入原應無色無欲的庵寺，卻被實不符名的女尼充分物化，在身子困倦而欲還家時，卻被削髮作尼姑打扮，禁錮院中，失去了自由、家庭，也失去了社會的身份，而他被裝扮為尼姑，顯示他在外表上失去了男性的性別，而在

② 〈汪大尹火焚寶蓮寺〉（《醒世恒言39》）敘述的是和尚的奸淫邪盜，〈月明和尚度翠柳〉（《古今小說29》）、〈明悟禪師趕五戒〉（《古今小說30》）中的得道高僧，雖千修百鍊亦受不了女色的誘惑，

③ 見馮夢龍編、顧學頡校注《醒世恒言》，頁二八〇。

男女關係的實際上，則意味著性別的轉換，他由一陽性的進攻者，成爲一陰性的被攻擊者。此點頗堪玩味，赫大卿原爲四處尋歡的採花賊，專好貪花，卻遇到真色鬼的小尼姑，不幸淪爲衆尼姑洩欲的對象，使得他從一追逐欲望者，變成了被追逐者，由獵人變成了獵物，掉入了淫欲無度的陷阱中，無法自拔，原本的尋歡作樂，在衆尼姑的晝夜壓榨下，竟喪失了性命。即使是尼姑，她依然是具蟬娟刃的娥眉，可以殺盡風流人，女性的情欲力量實如洪水猛獸，一發便不可收拾，故事似乎暗示了女性方爲情欲的主體。雖然騁欲而行的尼姑，遭受了刑罰，然對於平日玩弄女色的赫大卿未嘗不是最好的現世報。

空照、靜真等女尼原本怨恨出家，見了風流的男子赫大卿，自然就不顧佛門的戒律，放逐了自己的情欲，她們完全是以滿足自身欲望爲行事考量，與赫大卿的關係，只限於淫欲的層次，將其視爲禁嚮，以之無盡地飽足飢渴的欲望，她們和蔣淑真、梁聖金的逐欲態度，並無不同，所以她們對赫大卿只有肉體的興趣，一無精神的依戀，是故她們不會替赫大卿處境設想，毫不關懷他的需要，一味地從自己的欲望需求，將其玩弄至死，她們之於赫大卿，遑論情愛，連對人的基本道理，都不顧及，這樣行徑的根本源由恐在於欲望的匱乏而扭曲了人性所致。衆尼爲庵寺所圍限、爲清規所縛綁，若意在修行，則不沾惹俗欲，但志愛風月，自不會輕易讓獵物放行，或恐正是不符人性的禁欲卻往往導致縱欲，一失於縱欲，便無情愛可言^④。

這個故事亦有名實相符的寓意，不僅是非空菴的尼姑淫放，事發後衆尼逃往的極樂菴，女尼了緣亦勾搭了萬法寺的小和尚去非，去非亦扮做女尼，混入眼目，縱情尋樂。寺名「非空」、「極樂」便喻示了其間的不清淨，而「空照」、「靜真」、「了緣」、「去非」等法號則對照出這些志不在修行的出家

^④ 何滿子認爲：「在禁慾最嚴密的場合，男人和女人所追求的就不再是愛情，只渴求從異性獲得肉體的滿足，因此，禁欲主義不但格殺愛情，實質上還驅使人降低、還原爲動物。」見氏著《中國愛情與兩性關係——中國小說研究》，頁一二六至一二七。

人逐欲行徑，極具諷刺性。

《三言》中的尼姑縱欲的表現，實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共相⁶⁵，顯示宗教的禁欲主義面對人的情欲，往往蒼白無力⁶⁶，而禁欲亦會帶來更瘋狂的縱欲行爲⁶⁷。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三言》呈現了傳統社會中的女性於現實生活中所面臨的各種情欲問題，及其面對問題的舉措，確實表現了對婦女問題的重視，而在敘述中所賦予的意義及其關懷的視點，則可進一步探討。

二、《三言》中女性情欲世界的意蘊

《三言》雜然紛陳了各種身份女性的情色意識，描述了她們在展現此意識時，面臨到社會規範的處境，此一處境的構設，則蘊含了諸多豐富的意義，值得深究，就故事情節的安排，可以思索當時婦女對此意識，自覺到什麼地步；而作為一晚明關懷女性的《三言》編撰者——馮夢龍，對此問題的思索觀點為何，都值得進一步探討。以下分別就在性別角色上，女性在情愛上的投注與男性形成的對照，和人性中的情欲意義，以及此情欲意義在個體生命和社會約制

⁶⁵ 古今中外皆有原應清修的宗教人士的縱欲情形，例如中國唐宋時期，許多「女尼」、「女冠」名爲遁入空門，潛修淨業，而實際行爲，如同娼妓，詳見王善奴《中國娼妓史》（台北、萬年青、1971.4 臺初版），頁一五八。而在西方文藝復興時代的敘述文學佳作《十日談》中，亦有許多教會神父、修女不守戒律的浮亂行爲，故有些研究者便將其與《三言》作比較探討，例如：見張振軍、毛德富著《禁錮與超越——從《三言》、《二拍》看中國市民心態》（北京、新華書店、1988.8 第一版），頁一八三至一九四。白海珍、汪帆著《文化精神與小說觀念——中西小說觀念的比較》（河北人民、1989.8 第一版）頁三九至四四。馬美信著《晚明文學新探》（台北、聖環圖書、1994.6）頁二一三至二二二。

⁶⁶ 見張振軍、毛德富著《禁錮與超越——從《三言》、《二拍》看中國市民心態》（北京、新華書店、1988.8 第一版），頁二〇五。

⁶⁷ 何滿子認爲這些故事「表明宗教禁欲主義的虛偽性，清規戒律撲滅不了情慾的火焰，禁慾只能帶來更瘋狂的縱慾。」，見氏著《中國情與兩性關係——中國小說研究》，頁一二八。

間的游移，探討《三言》中關涉女性情欲課題的意義。

(一) 有志婦人，勝於男子——女性情欲意志的自主

根據三從之傳統訓戒，女性甚難有自我伸展的空間，她的生命、生活完全依附在男性之上。然而在《三言》的情愛故事中，女性不再是一受支配的角色，在情愛的場域，她們努力做自己的主人。

前述故事充分顯示出一個強大的訊息，即婦女在情上所顯現的志更勝於男子，在情感的實踐上，女性多扮演主動的角色，她們爲了追求所愛，突破禮法的禁忌，並勇敢地爲己辯護，與社會抗爭。體現了一「理想化的、一往無前的、浪漫激越的『情』」⁶⁸，這種激越的愛是超乎生死的，因爲她們往往爲了成就自己的情愛，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她們常擺盪在愛與死的兩端，執守情愛，否則棄絕人世。

當她們委身於所愛的人後，便抱持了從一而終的志節，不願他嫁。例如：李鶯鶯以「女行已失，不可復嫁他人，此願若違，含笑自絕。」說服父母應允二人之事；陳玉蘭則決志不嫁人，待養大孩兒，自盡以贖玷辱父母之罪；賀秀娥已與吳彥誓同生死，如父母不允，即自盡，不偷生苟活；而劉素香於私奔途中與張舜美失散，意欲投江，卻逢一尼師，自後在菴中束髮修行，此一於等待中禁錮自己的行爲，失去正常生活的內容，亦爲一種形式上的死亡。這些女性在情愛的立場上是非常堅定的。

若情愛之志受挫，必毅然決然赴死，王嬌鸞在癡等周廷章時，情願長齋禮佛，也不肯接受父母的揆配，終因周廷章的負心，以當日結緣的信物香羅帕懸梁自盡。杜十娘在李甲爲了自己的處境，將其賣給孫富後，毅然斷滅愛念，投江自絕，完成自身獨立的人格。而此二人之死，實爲忠於自己情感的表現，她們執守的是自己的志節。

⁶⁸ 韓南著、尹慧珉譯《中國白話小說史》，頁七七。

至於那些受到社會因素阻撓，香消玉焚的女性，生前意願未遂，死後魂靈未散，復來尋覓所愛，如多情的周勝仙因父親的強力反對，氣極而死，死後復生，又尋范二郎，不幸被視為鬼魂，為至愛的二郎以木桶擊死，她的魂靈藉由夢與二郎相結合，一償宿願。盧愛愛亦因父親責備，不吃飲食而死，由死後的魂靈完成未遂的愛。而璩秀秀因私奔為郡王鞭殺後，其魂化為原形復與崔寧相守，被郭排軍視破後，竟揪死崔寧，同赴黃泉再做鬼夫妻，由此可見秀秀愛的意志，貫穿生死，令人驚異。

這些烈性女子不但執守愛等同於生，失愛便無生的信念，甚而實踐它，在情愛中形成了一種志節。相形之下，雖然同是男歡女愛，碰觸到社會禁忌，事件中的男主角總是較為遲疑的，是故無論情愛事件中的男主人翁是有情或無情，他們為情愛的付出，與女主角相比，總是略遜一籌，故事便顯出了一種對照性。例如：癡情的王嬌鸞不願以夫婦之愛減損父子之情，讓周廷章回鄉探視雙親，沒想到周廷章竟慕財貪色，娶了魏氏；杜十娘苦心孤詣謀畫與李甲的婚姻，李甲卻懦弱無能不敢面對現實，接受孫富的建議，背叛了十娘；周勝仙為情二度生死，而樊二郎困於鬼神的疑懼，擊殺了死而復活的勝仙，斷絕了二人的姻緣；璩秀秀勇敢對抗外在環境，鏗而不舍地追隨崔寧，即使化為鬼，亦要把崔寧帶往陰間作夫妻，對其亦有癡心的崔寧卻只被動接受秀秀的一切安排；愛慕吳清的盧愛愛死後猶盡夫妻之緣，吳清卻不是沈於其美色，就是視其為妖仇，後因愛愛為其解困、安排良緣，吳清方善了了愛愛的後事。

這些對於女性在情愛追求上所表現的行為論述，形成了一個重要意義，即婦女對情的執著顯示了她們對主體價值的認知，和人生意義判斷⁶⁹。

除了在情愛的追求上，女性展現了強烈的意志之外，女性在欲望的追逐中

⁶⁹ 鄭培凱認為馮夢龍在其所編寫的《三言》作品中「清楚顯示他對愛情真摯專一的頌揚，也同時對婦女情愛態度有所肯定，認為婦女對『情真』的執著反映了自身主體價值的認知，是一種對人生意義產生明確判斷的婦意意識。」，見氏著〈晚明士大夫對婦女意識的注意〉《九州學刊》（1994年7月 6卷2期），頁四〇。

亦是強者。蔣淑真的逐欲使一群男子不勝而死，而她於正常婚姻之外，又勾搭情夫，尋歡覓欲，其下場與梁聖金般，家破人亡，丈夫、情夫都因之而死；靜真、空照等衆尼，爲求欲望的滿足，禁癢了赫大卿，將之壓榨至死。

表面上這些故事的陳述是警戒世人情欲的危險，沈溺於欲望的深淵必至萬劫不復，但女性是爲逐欲的主體，在情欲的生命領域，她們掌控了一切，甚而在〈赫大卿遺恨鴛鴦繾〉中，一向物化女性以洩欲的赫大卿，在一與社會正常情欲隔絕的地方，成爲女性的舒解情欲的工具，甚而在〈況太守斷死孩兒〉中，邵氏雖因得貴引誘失貞，但整個事件的主導者是邵氏，她決定了事件的開始、如何能隱密進行和結束，得貴如同傀儡般，被操縱在邵氏的欲望之下。

《三言》中的婦女在情愛的追尋上，都有著統一的性格，無論是情的執著，或欲的陷溺，她們都是相當徹底的，與衆男子相較，她們所展現的無論是心理或是生理的生命力是更爲激烈昂揚的。

（二）人間最切是深情——情與欲的辨證

《三言》中婦女在情與欲的表現，都是相當激切的，然而在這些生命激情的背後，亦存有一價值的擇定的意義展現，即《三言》的故事敘述有一情欲的辨證關係。

《三言》對女性的情愛敘述有強烈的現實取向，充分表現了女性的情色意識，基本上他是把女性置於一與男性平等的地位，正視了女性身體欲望的需求，在一個處於以男性爲主體的社會體制下，發出了女性的聲音。

在代表說話人聲音的評論式敘述中^⑩，明顯地表示出情欲是人性自然的流

⑩ 韓南將白話小說中的敘述語態分爲三個層次，評論式（commentary），描寫式（description），及表達式（presentation），評論式是「說話人的話」，包括開場白或入話、敘述過程中插入的解釋、用詩句或散文作成的評論、以及故事提要等。描寫式有一定的格式，每見於對仗的駢文，多爲刻板慣見的文言詞藻，及稍嫌誇張的比喻。表達式語態包括對話及對動作的敘述，爲全文的大部分，只「呈現」（showing）而不「告知」（telling），見氏著〈早期的中國短篇小說〉，《韓南中國古典小說論集》，頁八至九。

露，情色本為一體。「此二字（情色），乃一體一用也。故色絢於目，情感於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視。雖亙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忘之。」（〈蔣淑真勿頸鴛鴦會〉）^①，甚而情欲的生發都是由不得自己的，所謂「情色都不由你」（〈鬧樊樓多情周勝仙〉）^②，既然情色意識是由衷而發，《三言》對男女之事，視為自然。「『春花秋月足風流，不分紅顏易白頭；試把人心比松柏，幾人能為歲寒流。』這四句詩，泛論春花秋月，惱亂人心，所以才子有悲秋之辭，佳人有傷春之詠，往往詩謎寫恨，目語傳情，月下幽期，花間密約，但圖一刻風流，不顧終身名節，這是兩下相思，各還其債」（〈況太守斷死孩兒〉）^③。是故《三言》對於有情者違於社會禮法以及於色，是相當寬容的，在前述故事中未婚男女，私下定情，若非男子始亂終棄或非命而卒，往往可取得諒解，得到美滿姻緣，畢竟由情生色是極為自然的。這樣的情節顯示「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道德法律對人性情慾的妥協」^④，然而情感必須堅貞去耕耘，才能使不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私訂終身得到圓滿的結果，不然就因之而毀滅。

在婦女追求情愛的故事中，《三言》流露了情愛除了精神意涵外，還有實質的肉體意義，情愛的完成必須是靈肉合一的觀點，《三言》中男女結識後，若無緣再聚，往往會產生相思病^⑤，殆由此迫切渴求合一的意念使然；若有機會再見，則自然地發生情欲關係。而那些被社會既定的價值觀所阻絕的女子，

① 見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頁五七二。

② 見馮夢龍編、顧學頡校注《醒世恒言》，頁二六四。

③ 見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頁五三四。

④ 《三言》故事中未婚男女逾越禮法的奸情得到官府的同情，得以明媒正娶，例如〈宿香亭張浩遇鴛鴦〉、〈喬太守亂點鴛鴦譜〉，都說明了此點。詳見馬美信著《晚明文學新探》，頁二一六。

⑤ 王鴻泰認為此種由心理影響生理的疾病，反映出了「情慾是生命的必要元素，當情慾得不到滿足時，生命就會受到威脅，甚至可能造成生命的枯槁而亡。」的文化心理，見氏著《〈三言二拍〉的精神史研究》，頁九六至九八。

動氣而死後，猶以魂靈與所愛的人結合，更突顯此靈肉合一為情愛完成的意義。

情欲為人性的表現，由情生色，本屬固然，然欲的匱乏，亦是生命的不足，在〈勘皮靴單證二郎神〉、〈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和〈況太守斷死孩兒〉中，對於女性的性欲匱乏，有深刻的描繪，這些故事展現了在社會禮儀之下女性較狂野的一面⁷⁶，然而三名追求欲望滿足的婦女卻有不同的下場。韓夫人和三巧兒因於欲的滿足中，投注了情，經過了一番波折，而歸回了正常的婚姻生活，邵氏則沈湎於欲的滿足，違背了自己守節的誓言，又打殺了偷情而生的嬰孩，而應了誓言在「繩上死」⁷⁷，故事中的「作事必須踏實地，為人切莫務虛名。」⁷⁸的評語，以情欲的觀點來詮解，則是邵氏未能正視自己的情欲，而為社會的價值觀所綑綁。由此可知「情真」除了從真摯之情去詮解外，亦具有忠於自我情感的意蘊，將對自我感情的忠實置於對社會既有價值的認同之先。

《三言》對於情欲所抱持的觀點，即是馮夢龍在《情史》〈情貞〉中提出的「自來忠孝節烈之事，從道理上做者必勉強，從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婦其最近者也，無情之夫，必不能為義夫，無情之婦，必不能為節婦。」⁷⁹的真情觀。由三言所述故事，可知撰者界定的情欲的本質意義，是建構在情愛之上的。《三言》在以體現極端的道德規約為女性存在價值的時代⁸⁰，以人性的觀

⁷⁶ 夏志清指出在文雅的文學題材中，「性愛似乎總是被固定於多情善感的姿態之內。它較狂野的面向則很少被觸及。」而《三言》的作者似乎「特別著迷於拆去社會禮儀面具之後，女人無法控制的性狂熱」。見氏著〈話本裡的社會與自我〉，《貪嗔癡愛》，頁二一〇，頁二一三。

⁷⁷ 見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頁五三五。

⁷⁸ 同註⁷⁷。

⁷⁹ 見馮夢龍評輯、周方、胡慧斌校點《情史》（江蘇古籍、1993.3第一版），頁三六。

⁸⁰ 明代對婦女守貞的大力鼓吹，使得「貞烈變成了評判婦女道德的主要標準，……好像婦女人生的目的只是以活生生的血肉之軀來呈現貞節的標準，存在的價值就是為了體現這著極端的道德規約」，見鄭培凱〈晚明士大夫對婦女意識的注意〉《九州學刊》（1994年7月、6卷2期），頁三一。

點重新思想女性的處境，對於女性面臨的切身情欲問題，他以至情揚棄了固有的禮法觀點，建構一新的秩序，即是以真情為衡量行為的尺度^⑧。由〈沉太守斷死孩兒〉可知《三言》對有欲無情的批判，雖然欲望是自然生發的，但過分的沈溺其中，實不足取，「銜色情放」終究會引致惡果，「士矜才則德薄，女銜色則情放。若能如執盈，如臨深，則為端士淑女矣。」（〈蔣淑真勿頸鴛鴦會〉）^⑨，蔣淑真、梁聖金、空照、靜真都是「淫近殺」（〈沉太守斷死孩兒〉）^⑩的寫照，表面上這些故事顯示的是縱欲亡身的道德教訓，但更重要的意涵是唯欲無情是不可取的。

《三言》對與情與欲的認知表現出「他尊重熱情之本能的完整性和惋惜性愛之遭受剝奪，所以是站在個人這一面的，但他指出強迫性的色欲和過度的縱情之危險，所以是站在社會那一邊的。」^⑪的特色，其所依據的標準明顯地不是社會的道德，而是在於情真與否。是故《三言》在〈杜十娘怒沈百寶箱〉、〈玉堂春落難逢夫〉和〈賣油郎獨佔花魁〉的妓女愛情故事中，特別突顯了情的重要，尤其杜十娘的死有超越意義，顯示情的自我完成。其以浮沈欲海的妓女，作為情愛追求的典範，不但開拓了情的廣度和深度，且表現了「以情許人」的觀點^⑫，同時亦與尼姑的行徑形成一從人性考量的名實辨證，在杜十娘、玉堂春身上實踐情的真摯，當外在環境以既定的價值對待時，二人奮力對抗，表現出珍貴的人格；而一向外於紅塵的淨地，竟出現噬人的欲魔，社會上

⑧ 鄭雅文認為「馮夢龍對於人生所經歷的『情』，採取的是將『情』與『色』視為整體的立場。他認為對於人處境的了解，實應在蘊含情色意識的脈絡底下，以真情為衡量的尺度，而不須將道德表率之框架作為實際生活意識的主體。」見氏著《兩端之間的游疑與流轉：論馮夢龍世界的模塑》（臺大史研所碩士論文、1993.6）頁九三。

⑨ 見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頁五八〇。

⑩ 見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頁五四一。

⑪ 同註⑩，頁二一四。

⑫ 《情史》卷一〈情貞類〉末情主人曰：「彼以情許人，吾因以情許之。彼以真情殉人，吾不得復以雜情疑之。」見馮夢龍評輯、周方、胡慧斌校點《情史》，頁三七。

充斥名不符實的現象，而真情可以突破僵化的社會形象框限。

《三言》中故事情愛的完成，不盡是美滿的結果，可知在極端的推崇至情之餘，《三言》對至情是否終得善果，還是相當保留的。馮夢龍曾在《情史》〈情癡〉中述及：「凡情皆癡也，……癡人有癡福，惟情不然，何哉？」⁸⁶此番見解適可見證《三言》中的癡情女性。王嬌鸞、周勝仙、盧愛愛和杜十娘的癡情，卻至殞身的結果，難怪敘述者有「若把無情有情比，無情翻似得便宜」（〈鬧樊樓多情周勝仙〉）⁸⁷之嘆。雖然真情不盡能得到現實的圓滿結局，但《三言》中展現了情的超越力量，周勝仙、盧愛愛、璩秀秀皆以魂靈現身，馮夢龍認為鬼神是情之所結⁸⁸，因生不得遂之情，藉由鬼來完成⁸⁹，周勝仙、盧愛愛和璩秀秀的情愛追求歷程，真是印證了「死者生之，而生者死之，情之能顛倒人一至於此。……人，生死於情者也，情，不生死於人者也。人生，而情能死之，人死，而情又能生之。」（《情史》〈情靈〉）⁹⁰的「情」理。

「情能生人，亦能死人」（〈金明池吳清逢愛愛〉）⁹¹，但人仍無法捨去情愛，故事中道人無法斬斷情欲之妖就是一象徵，這種針對情的本身所做的體悟，殆最能道出情愛為生命主體的本質。《三言》從人性來論情欲，由此而展現了它的價值，夏志清先生便認為「白話短篇小說的人性成就，乃在於它對本能的自我給予大膽的描述，在於它對情愛之好壞兩面的探究。」⁹²，不但是提

⁸⁶ 見馮夢龍評輯、周方、胡慧斌校點《情史》，頁二二三。

⁸⁷ 見馮夢龍編、顧學頡校注《醒世恒言》，頁二七七。

⁸⁸ 《情史》卷八〈情感類〉末情史氏曰：「蓋思生於情，而鬼神亦情所結也。」見馮夢龍評輯、周方、胡慧斌校點《情史》，頁二六六。

⁸⁹ 見馮夢龍編選、俞為民校點《太霞新奏、情仙曲》（浙江古籍、1993.4第一版）序：「無情而人，寧有情而鬼，但恐死無知耳；如有知而生人所不得遂之情，遂之於鬼，吾謂之情鬼賢於情人也。且人生而情死，非人；人死而情生，非鬼。」，頁一六。

⁹⁰ 同註⁸⁶。

⁹¹ 見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頁四六五。

⁹² 同註⁸⁷，頁二一五。

出問題的可貴，更是從中體現出的價值，發人深思。

（三）情欲與禮法——自我與社會的游移

作為白話小說，《三言》帶有濃厚的教化本質，《三言》的編撰者，亦以助於人倫，為創作宗旨，《三言》的序已清楚地呈現此一觀點。但細究故事內容，則對於個人的生命趨向亦多著墨，特別是在情欲的題材表現。

姑且不論在許多情欲故事其訴諸公裁的與故事題旨不完全相符的教化宣言，例如在〈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以「報」的觀點警戒淫人妻的報應，事實上，卻是以三巧兒為主體呈現怨婦的情欲需求，這些教化宣言常簡化了故事的意義，畢竟道德不能囊括小說的主題，故事遠有比道德豐富的意義。

最值得深究的是《三言》既已展現了女性奔放昂揚的情欲力量，亦從人性的觀點給予情欲一超越社會禮法的價值，但在這種所謂較進步的觀念中，《三言》亦呈現了個人情欲與社會禮法間的游移^③。《三言》一方面高度伸張婦女的情欲意識，以真情批判禮法的虛矯，一方面，卻仍以社會的價值框限個人。

以最為禮法綑綁的女性為情欲追求的主體，即是《三言》一大逆轉，它完全展現了「女性逐步地成為明中葉以後小說人物的主體」^④的風格，將女性平等地置於人的立場，顯示她們所遇到的情欲問題，她們的行為充分表現出自己參與、決定，不再任人宰制，亦不受制禮法的約束的特質，而對於自己追求情愛的幸福，亦能據理力辯，例如李鶯鶯的狀詞，極陳欲所歸得人的心聲，其亦間接批判了必須由父母、媒妁決定終身的婚姻制度；甚而在她們追求情愛自主卻遭受傳統力量橫逆時，往往以死來突破。我們可以說她們行為的本身即是將

^③ 關於此一論題，已有多人涉及，例如夏志清的〈話本裡的社會與自我〉，韓南在其《白話小說史》中亦提及，王鴻泰和鄭雅文的論文都有精闢之見。今則側重在女性情欲追求的觀點，去作另一角度的思索

^④ 見田同旭著〈女性在明清小說中的地位〉《山西大學學報》（1992第一期），頁一八二。

個體生命的情欲張顯至極，置社會的禮法規範於後的表徵。

雖然《三言》對於女性在情欲追求上的生命力，有高度的張揚，突顯了個人情欲與禮法的衝突，但被社會既定觀點模塑的思想，依然出現在《三言》關涉女性情欲主題的故事中，包括了追求情欲自主的婦女和故事的編撰者。

《三言》中呈現了女性多樣面貌，故事情節流露了這些婦女的情愛追求，顯示她們的作為是順著自然的情欲的激發，她們情不自禁的愛上他人，又情不自禁地傾身相向，也同時表現了她們仍未真正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天經地義的。當有機會反省時，她們仍以傳統的觀點思考自己的行徑。陳玉蘭認為自己和阮三苟合是「玷辱父母」，王嬌鸞於所作的〈長恨歌〉中言：「妾身自愧非良女，擅把閨情賤輕許」⁹⁵，李鶯鶯則認為自己「女行已失」，賀秀娥自承犯了「喪失名節，玷辱父母」之罪，因為如此，所以她們也把戀愛的失敗，歸為咎由自取，而不認為自己行為的正當，由此便暴露了她們的猶疑心態。

而仔細思索那些為爭取婚姻自主的未婚女子，順利走上婚姻之途的，大多是男方科考及第，說明了唯有以禮教本身的準繩和尺度，才能真正打開禮教的禁閉大門⁹⁶，如〈張舜美燈宵得麗女〉張舜美中進士除官，與劉素香團圓回家，父母認為素香復生，又覓得佳婿，實為劉門之幸，三年前的私奔就地合法，且獲得讚揚。〈吳衙內鄰舟赴約〉吳彥中了進士，擇吉迎取賀秀娥，秀娥過門後，亦孝順公姑，夫妻和順，頗有賢名，所生二子，亦登科甲，一場情奔，就此圓滿閉幕。〈玉堂春落難逢夫〉王景隆便是以科考，來成就二人的情愛，不但是歸回正途取得家人的諒解，與玉姐結為夫妻，甚而在故事中，王景隆以為官者的身份，平反了玉姐的冤屈，護衛了他們的姻緣。〈宿香亭張浩遇鶯鶯〉中，亦言張浩和李鶯鶯的婚姻美滿，所生二子，俱擢高科，表示出這是

⁹⁵ 見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頁五三一。

⁹⁶ 見劉慧英著《走出男權傳統的樊籬：文學中男權意識的批判》（北京、三聯、1995.4第一版），頁二〇。

良緣，爲其私訂終身，作了最有力的辯護。在〈閒雲菴阮三償冤債〉中，是陳宗阮取代了父親，中了頭甲狀元，爲父母的姻緣，結得正果，編撰者亦臣服在「世情以成敗論人」⁹⁷的世俗價值之下，即符合了社會認可的婚姻條件，才完成了一段自擇的姻緣，最終的結合不免充滿了傳統模式的色彩；而以悲劇收場的，除了自身的原因外，多是遭受了社會約制的阻力，父母拘於禮法的阻撓，男子以之作為薄倖的藉口，在這個社會的大網籠罩下，她們奮爭實爲有限，然正由於這種有限，更顯出了她們忠於自己選擇的可貴，〈閒雲菴阮三償冤債〉陳玉蘭基於相愛情分，不再嫁人，從一而終，養大孩子，完了與阮三的夫妻之情，雖然故事陳述她貞節賢慧，教子成名，得到賢節牌坊，似乎將其言行歸納到社會的既定價值，但她的守貞，完全是基於她對阮三的情分。

根據《三言》故事此一普遍的情節安排，是故有論者認爲「『情真』並未與社會規範和道德倫常有何對立可言。原先無法爲家庭社會所容的愛情，僅可在男女主角改變身份之後（大都是搏得功名和從良），重新納入家庭社會，除了一場愛情之外，對於道德倫常的網絡並不具有任何改革的意識」⁹⁸，這樣的觀點同樣見乎〈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故事既同情因丈夫久出不歸而情欲匱乏的少婦出軌，構設了一覆水重收的結局，但仍衡量世情，由妻轉爲妾，以示懲誠，形成一調和道德、情欲的結果⁹⁹。

社會禮法畢竟是無法完全超越的，編撰者在情節的構設中，不經意的顯示它對當時的女性極大的約制力量。既做了批判，又無奈的妥協，這些女子的行徑如此，馮夢龍亦是如此。根據前一部份的闡釋，可以發現《三言》對於女性

⁹⁷ 見馮夢龍編、許政揚校注《古今小說》，頁九三。

⁹⁸ 見鄭雅文著《兩端之間的游疑與流轉：論馮夢龍世界的模塑》，頁九三。

⁹⁹ 馬信美認爲《三言》、《二拍》作者的態度十分矛盾，「他們一面承認情慾是人的天性，不應當加以克制，但又認爲人們的行爲符合一定的道德規範。當人們的情慾和傳統道德發生衝突時，他們既不主張拋棄舊道德而完全贊同支持人們追求情慾滿足的行爲，又不願意以傳統觀念來扼殺人們的情慾，而是力圖調和情慾和道德的矛盾」，見氏著《晚明文學新探》，頁二一七。

情欲的追求的思索觀點，亦呈現了頗堪玩味的相互辨證的現象。

《三言》中的故事對於禮法的顛覆，並非是那麼徹底，實因話本本身的教化本質，使《三言》無法擺脫是非善惡的因果報應的框架，然針對情欲的主題，《三言》的撰者則以情真與否為基準，表面上符合了一般的道德的律則，然對於個人的情欲仍有人性的觀照，這是晚明重視個體感生命的時代風格的表現^⑩。

《三言》在大傳統對於女性的行為，作嚴厲的貞節要求的同時，展現一繽紛的女性情欲的浮世繪，雖未真正顛覆原有的社會禮法，但其正視女性的情欲的需求，甚而許多的情欲故事都是由女性角度來書寫，似乎暗示了女性在情愛上的主體地位，更可貴的是故事中所實踐出的情真觀念，雖然韓南認為「馮夢龍只在『情』的問題向傳統挑戰，除此之外，思想主流仍是儒家道德。」^⑪，但只是在情上向傳統挑戰，便已難得，特別是能以同情和理解的態度，站在女性的立場去突破傳統的禁錮。

^⑩ 李澤厚認為明代中葉以後，男女情欲問題突顯出的實質意義在於：「它表現了對個體感性血肉之軀的重視，亦即真正突出了個體的存在。個體不再只是倫常關係中的一個環節或宇宙系統中的某個因素，而是那不可重複、不可替代、只有一次的感性生命自身。這自身也不再是泛泛的人生意義或一般的生命感懷，而是實實在在的『我』的血肉、情欲和自然需要。」見氏著《華夏美學》（香港、三聯、1988.10第一版），頁一八〇。

^⑪ 同註^⑩。